

俠女十三妹





93. 公子见太阳已落山,正要说什么,那和尚说:“施主,天不早了,就在这里将就吧。山上又没村没店,前几天有条大山猫还伤了人呢!”说着,拿起钟锤,当当地敲了三下。



94. 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门响，早出来两个和尚。不由分说把那驮行李的骡子拉进门。白脸儿狼本想阻拦，转念一想：天真不早了，明天再说也不怕公子飞上天。



95. 公子跟和尚进了门，两个和尚见驮的行李斤两沉重，一个大声说：“当家的，来招呼客呀！”说罢，出来一个赤红脸的胖大和尚，对公子说：“备了一桌薄酒，为施主洗尘。请吧！”



96. 席间尽是素食。胖和尚斟满酒，连敬三次，公子只是端起盅子，虚举一举，又放下。让了三次，总是不肯沾唇。



97. 那和尚又重新斟满酒送来，公子忙用手谦让说：“我天性不善饮，不敢……”一时失手，连盅子带酒掉在地上。不料这酒沾地，“呼”地一声冒出股火来。那老和尚顿时翻转面皮，勃然大怒。



98. “我敬酒抬举你，却泼了我的酒，扔了我的盅，不识相的东西！”说着抓住公子手腕往后一拧，公子“哎哟”一声，求饶道：“师傅，请息怒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

99. 那和尚更不答话，从僧衣里拿出根麻绳，把公子的双手反捆吊起，又叫小和尚拿来一把一尺来长的牛耳尖刀。公子一见，哭着哀求：“可怜你杀我一个，便是斩我全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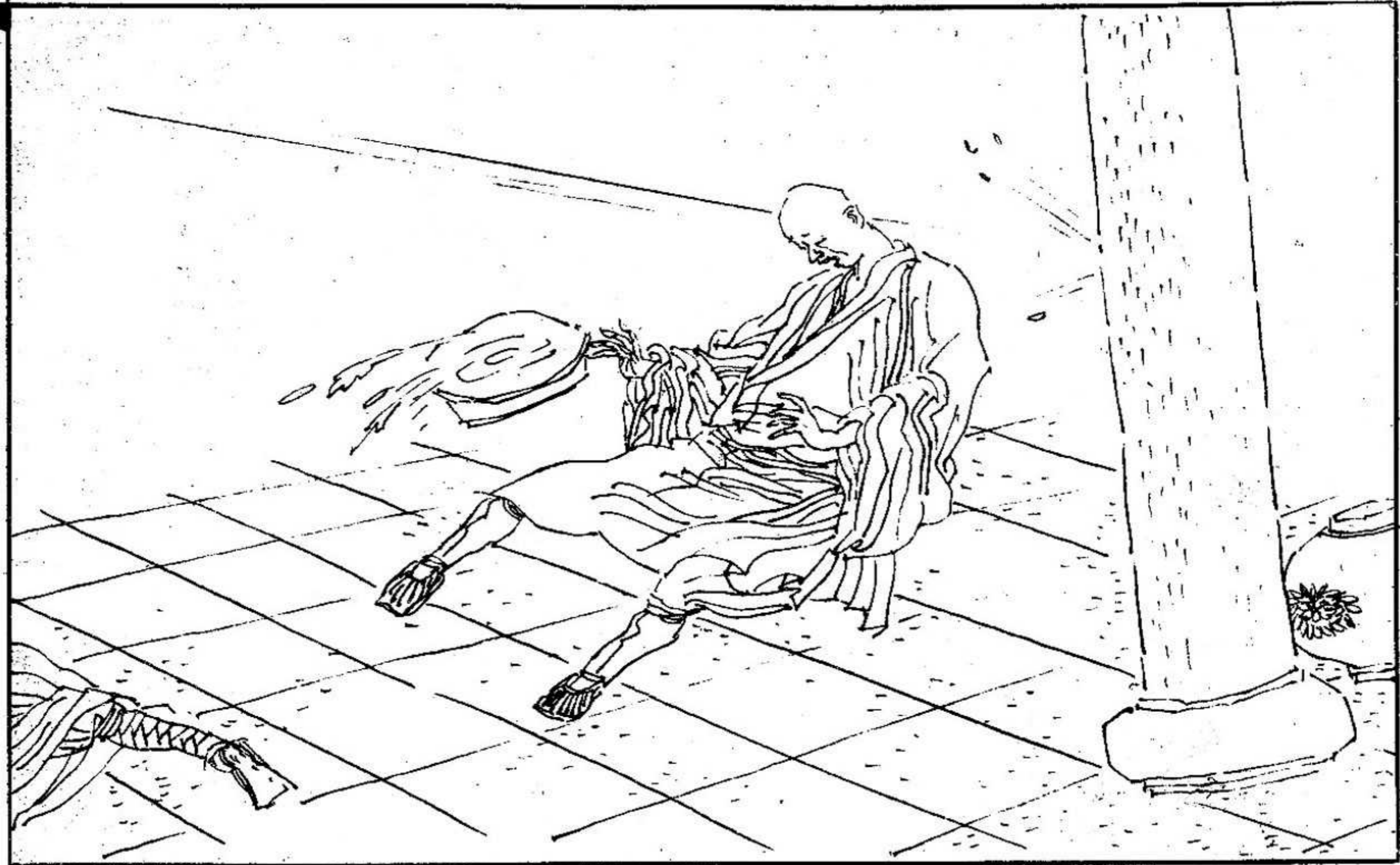
100. 胖和尚睁起圆彪彪的双眼，指着公子说：“瞎眼的，老爷是有名的赤面虎黑风大王，不是什么师傅。原想给口药酒儿让你死去就完了，不想让你瞧出来，好晦气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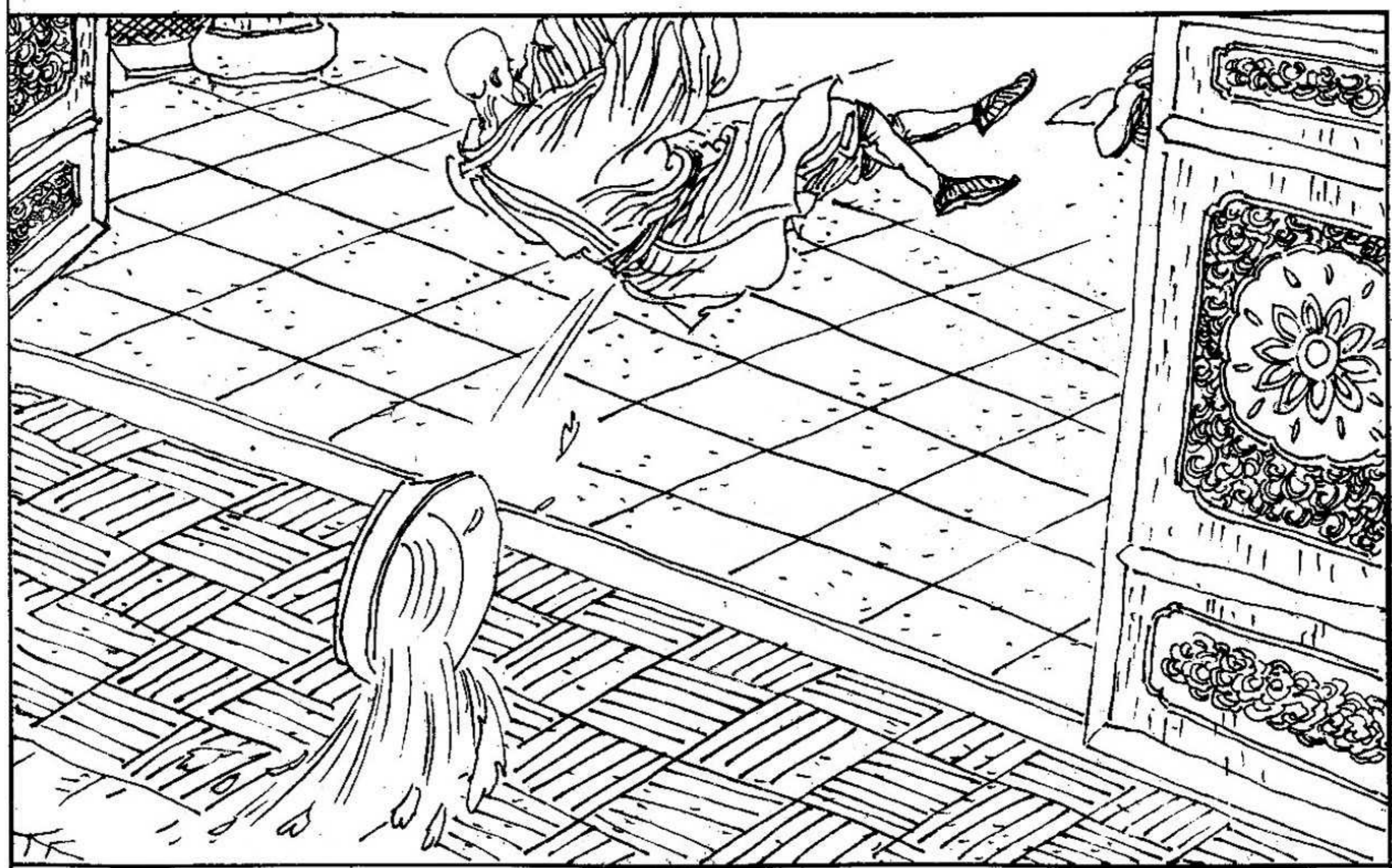
101. 那和尚越骂越气,说着抓住公子的衣襟,“喀嚓”一声一把扯开,左手拇指按着公子的心窝,拿起那把尖刀,对着公子的心窝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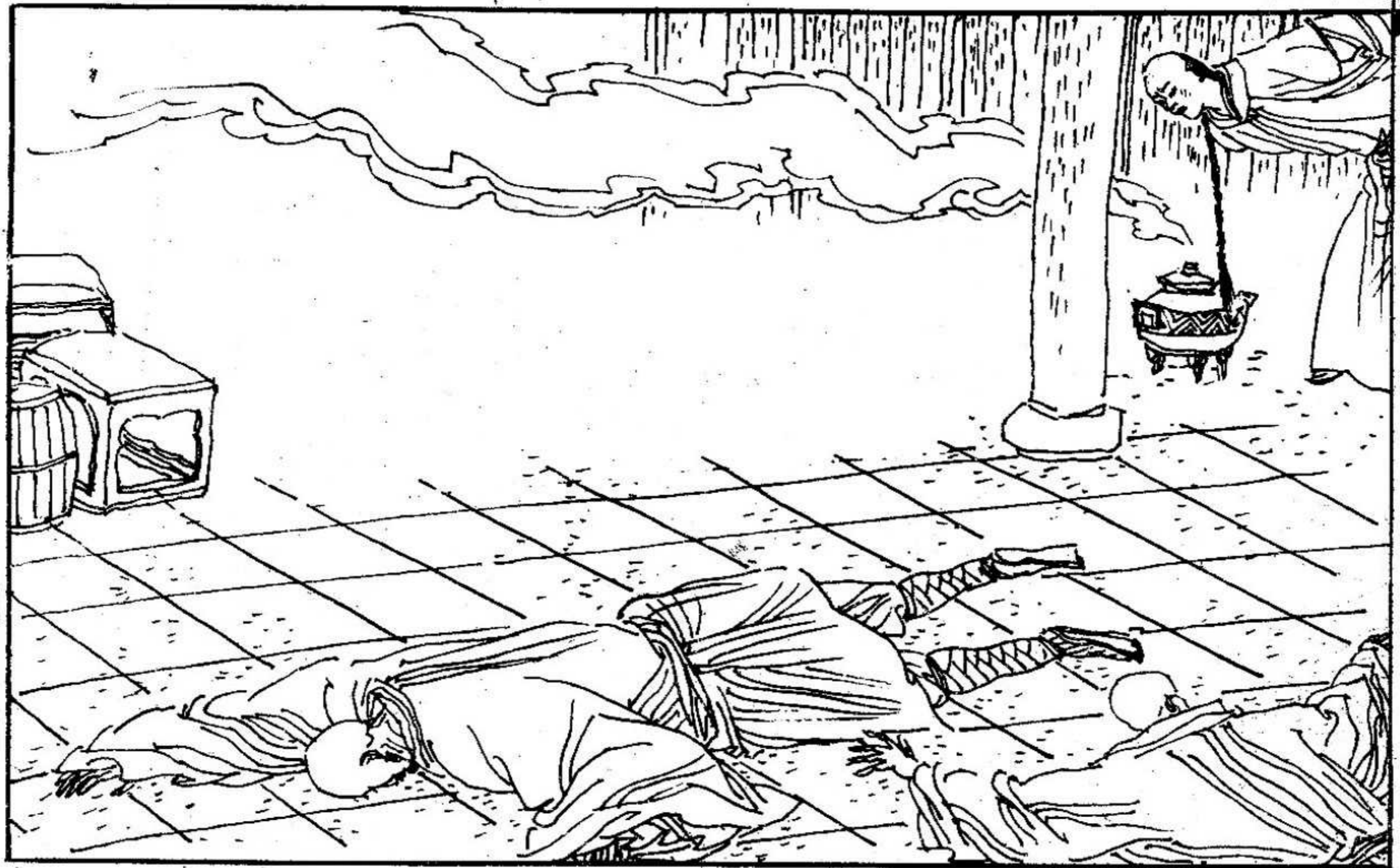
102. 忽然斜刺里一道白光飞来：那凶僧正要躲避，一颗铁弹正中他的左眼，直穿后脑瓜骨，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，咕咚往后便倒，“铛啷啷”，手里的刀也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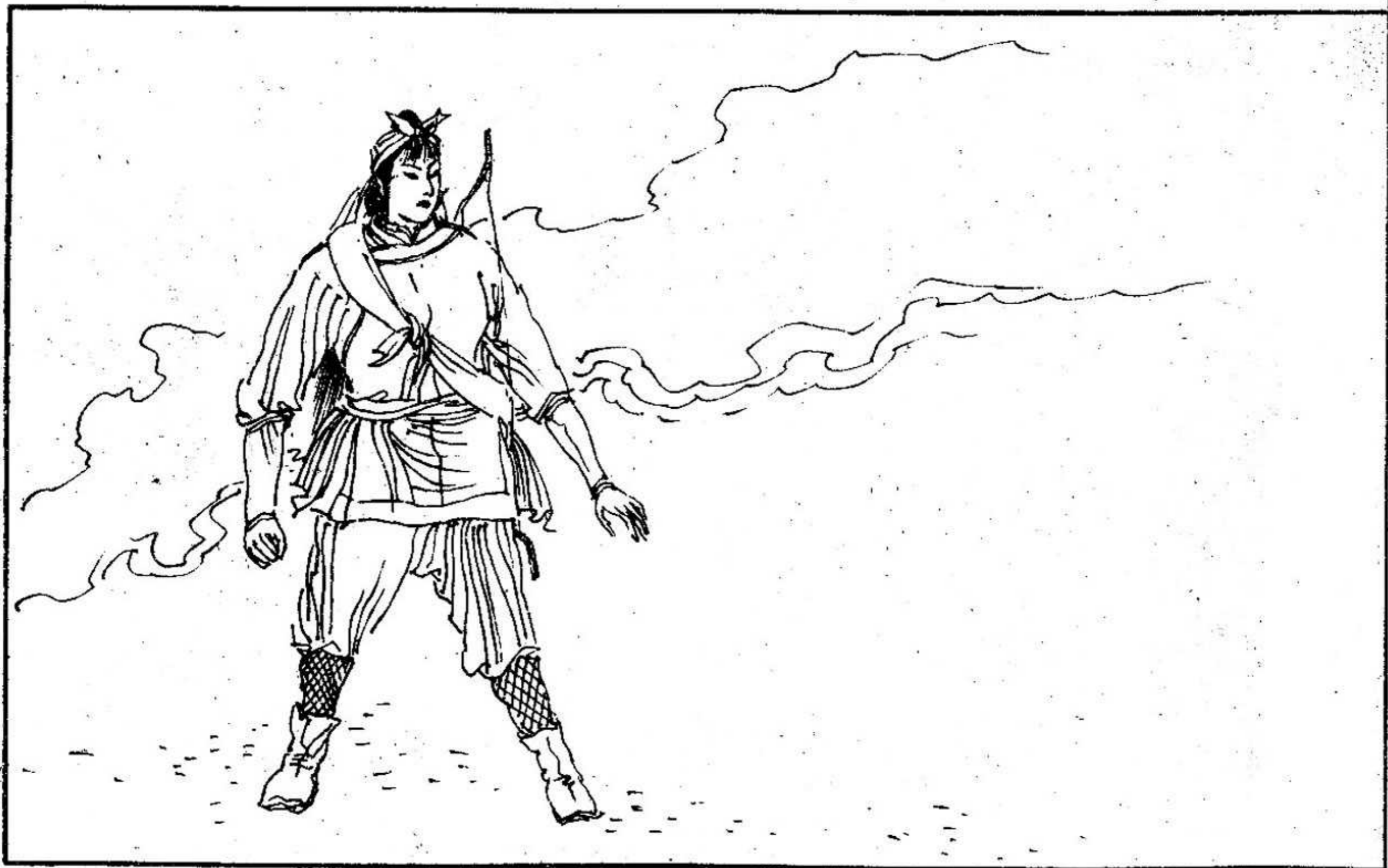
103. 在旁的小和尚正呆呆地望着公子的胸脯，忽然听到“咕咚”一声，师傅就倒了。他正要去搀他，又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儿从他右耳射进左耳眼穿出，一直射进厅柱上一寸多深。



104. 那小和尚只叫了一声“我的妈呀！”“铛”地把铜旋子扔了，身子就倒了下去。那铜旋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，“唏唧哗唧”的一阵乱响。



105. 那安公子早已魂飞魄散，此时铜旋子掉地“铛”的一声响亮，才惊得他苏醒过来。见自己依旧绑在柱子上，两个和尚却倒地死了，他好生奇怪地自语：“这是阴司，还是……”



106. “还是鬼城”的话未曾说完，只见半空中飞出一个上穿大红绉绸箭袖小袄、下穿大红绉甩裆中衣，左肩挂着一张弹弓，背上斜背着一个黄布包袱的女子来。



107. 那女子闯进房内，抬腿一脚，把小和尚的尸首踢到拐角墙边，一只手揪住大和尚的腰胯，扔到小和尚旁边。把脚下分拨得清楚，便蹲身下去，把刀子抢在手里，直奔公子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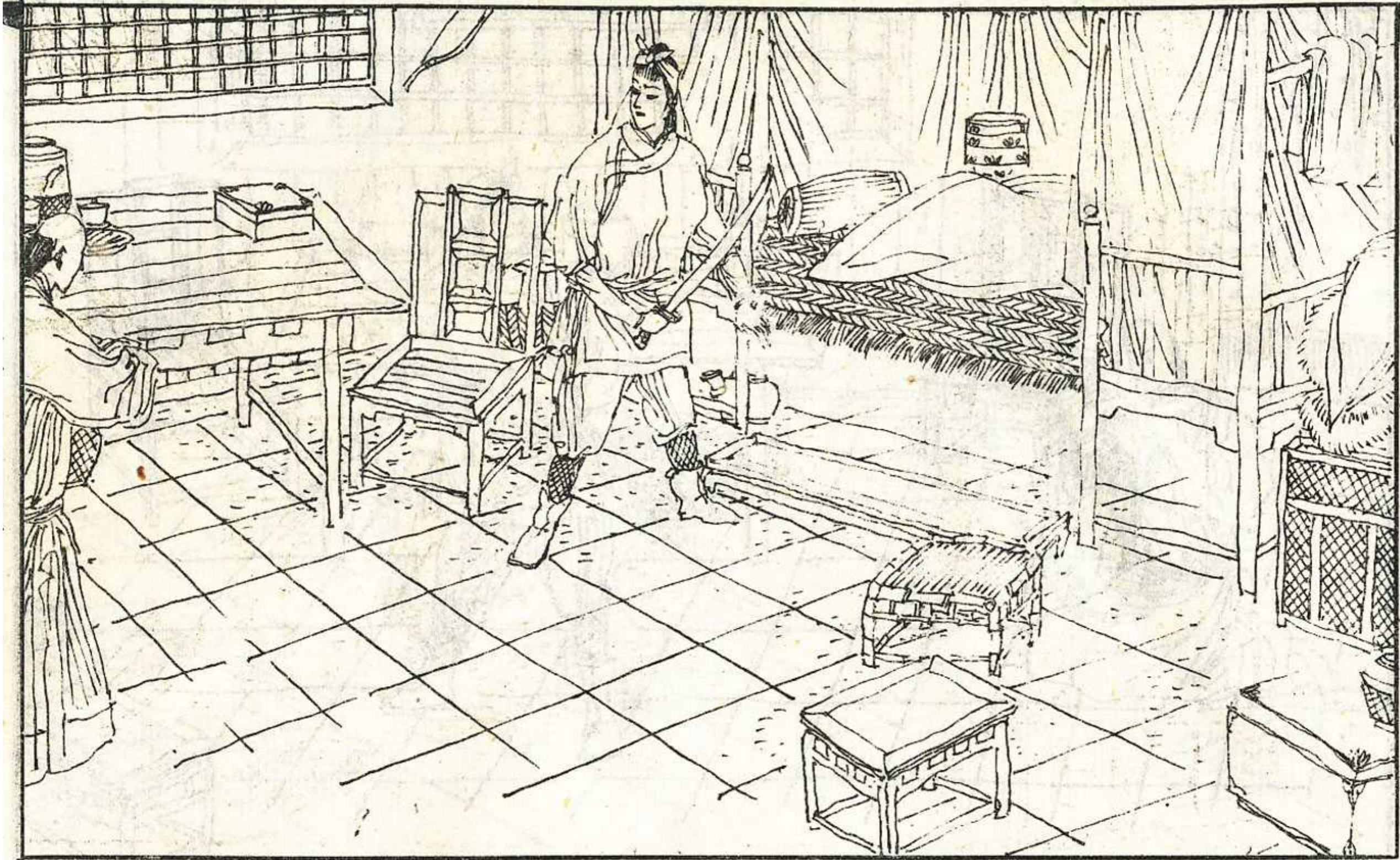
108. 安公子吓得半死：“我命休矣，休矣！”说话间，那女子走到面前，用手中尖刀穿到绳套儿里，只一挑，绳子便齐齐地断了。安公子这才明白：这是救我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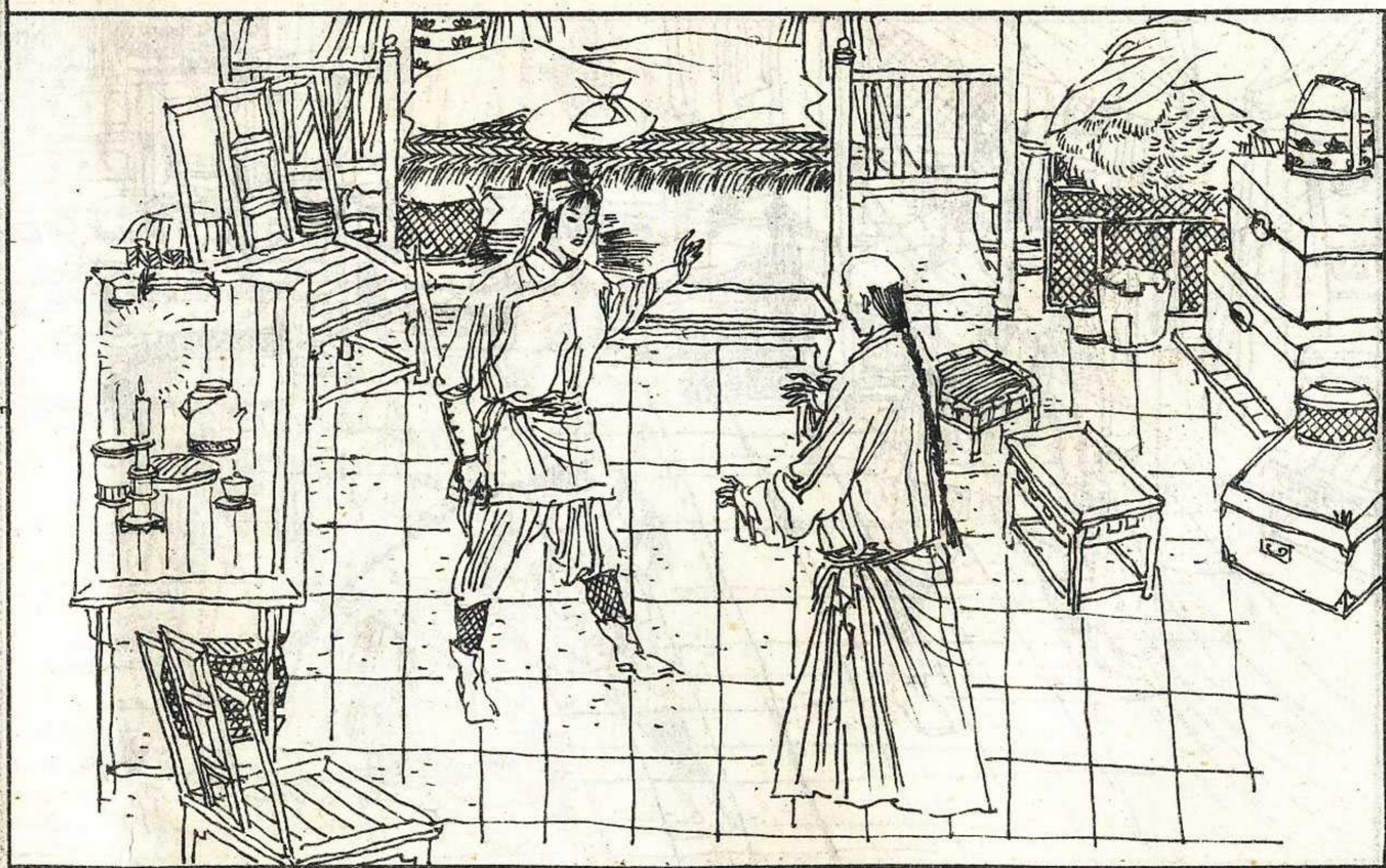
109. 吓得晕头转向的安公子跟着那女子一步步踱进房来，双膝跪地问道：“您是过往神灵，还是这庙里的菩萨，望您道个明白，来日我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”



110. 那女子一听笑道：“方才我同你在悦来店谈了大半天，此时怎么不认得了？闹起甚么神灵菩萨来。”安公子再留神一看：“啊，不就是店里遇见的那姑娘么！”便又跪又拜：“姑娘，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养……”



111. 那女子却不曾留心这话，只见她忙忙地把那弹弓挂在北墙的一个钉子上，回手解下那沉甸甸的黄布包袱，然后从衣襟底下摸出把寒光闪闪的刀来。



112. 这是一把背厚刃薄、削铁无声、吹毛过刃、杀人不沾血的雁翎倭刀。女子又指着那炕上的黄布包袱对公子说：“我这包袱万分要紧，给我紧紧地守着它。少倾，院子里有场大热闹，千万不可出声儿，给我添麻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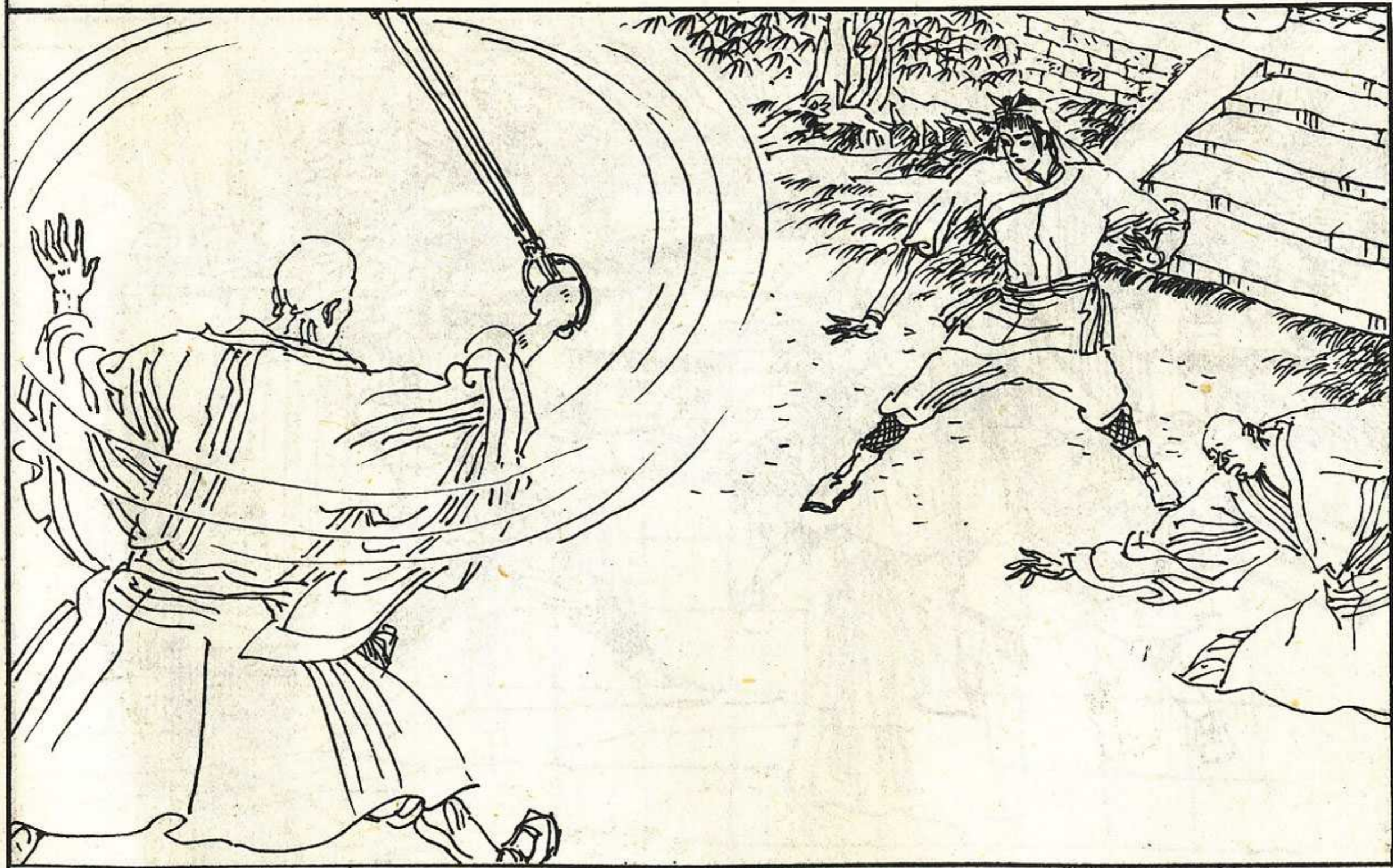
113. 说完,那女子“扑”地吹灭灯,随手掩上门,倚门观望。一会儿,一瘦一秃的两个和尚走来,嘻嘻哈哈地只顾说话,不防脚底下“铛”地一声,踢了小和尚扔下的铜旋子。



114. 那秃子弯下腰拣起铜旋子说：“三儿干活没点规矩，让爷爷来开导开导他！”说着，才要向前走，只见房门响处，“嗖”地一声早蹿出一个人，站在当中院子里。二人吓了一跳，见是个女子，便不在意。



115. 瘦子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我师傅呢？”女子道：“你师傅早死了。”“谁弄死他的？”“我呀！怎么样？”两个和尚见这话好不欺人，早气炸了肺，瘦子举拳直取那女子。



116. 那女子不慌不忙，右手从下往上一翻，反掌“啪”地一声，把瘦子推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另外那秃子见了，忙从厨房拿出一把三尺来长的铁火剪，飞舞得风车般向女子头上打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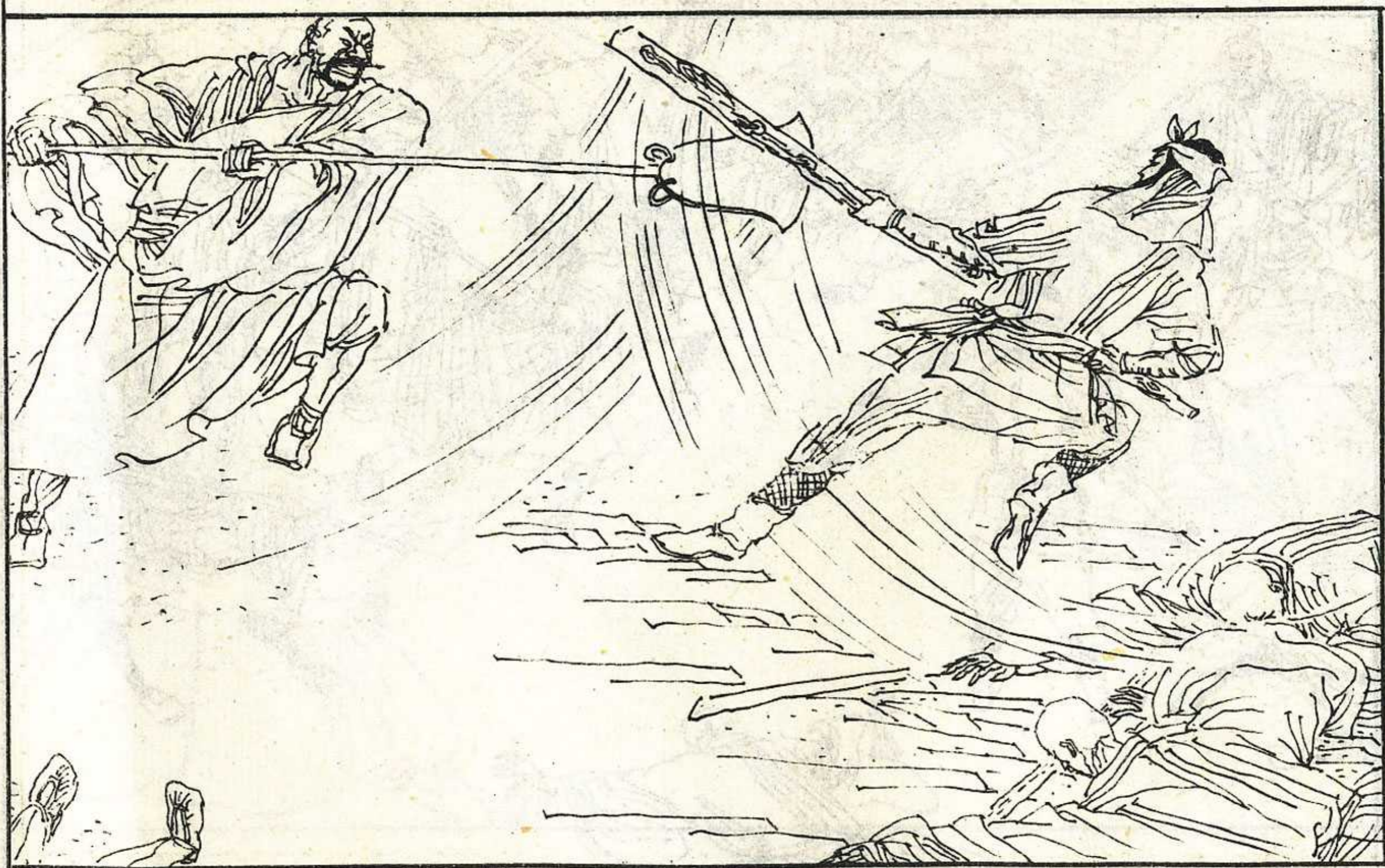
117. 只见那女子把身子一闪，拔出刀，单臂舒展，只听见“噌”的一声，那火剪便齐齐地从中腰里被砍作两段。秃子大惊，回身就跑，女子赶上一步道：“狗男女，哪里走！”一刀把他劈成两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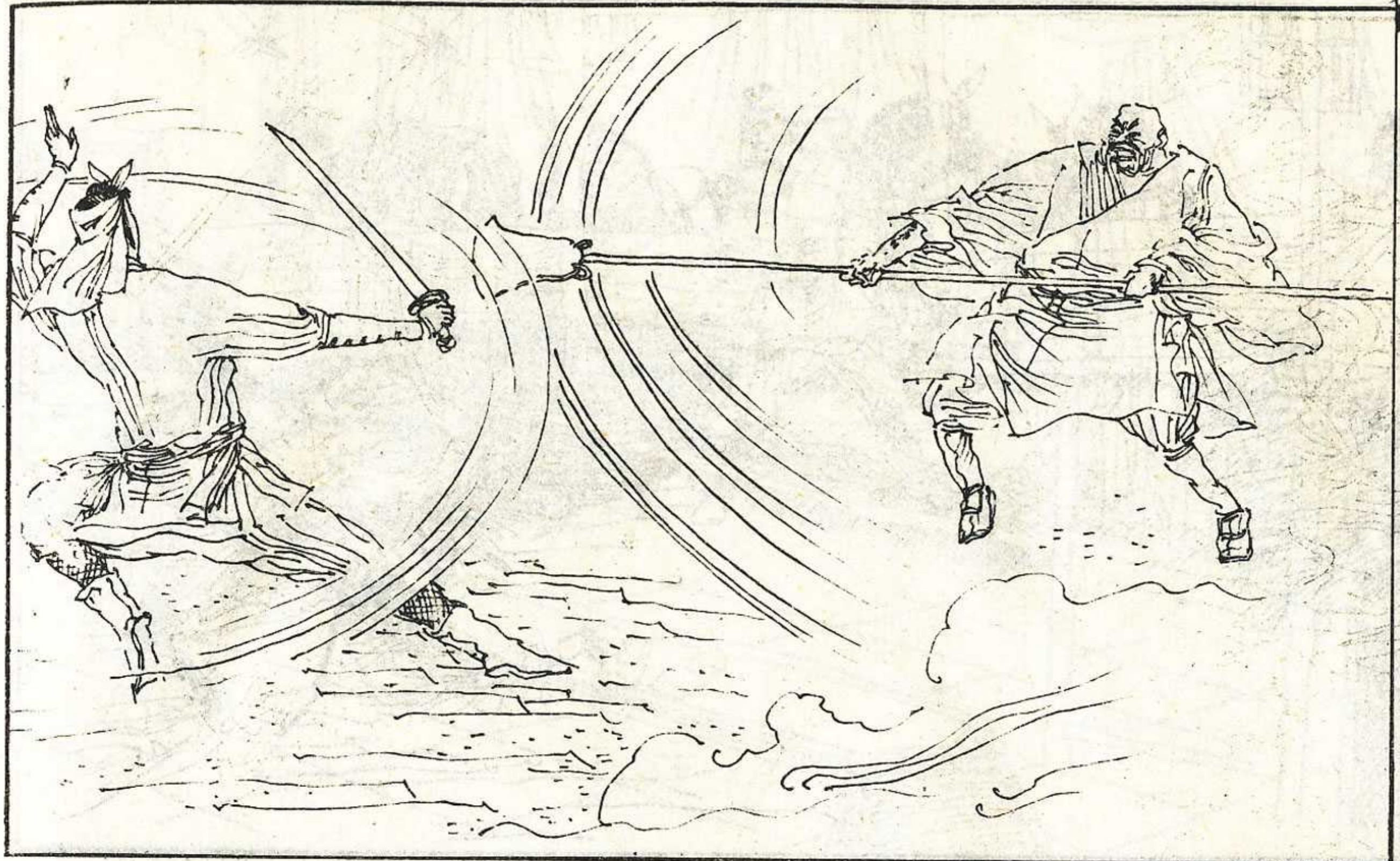
118. 一个老和尚用大袖子捂着脖子溜了出去，转眼喊来了四五个七长八短的和尚，他们手拿锹镢棍棒拥将上来，那女子见了只冷笑一声。



119. 只见她纵身跳上屋顶，揭了两片瓦信手一扔，一个拿枣木杠子的大汉应声倒地。女子又跳将下来，抡起枣木杠，一阵飞舞，打得和尚们落花流水，东倒西歪地躺着翻白眼儿。



120. 女子道：“都是一些送死的孬种，这等没用的东西还有没有？”“不多，还有一个！”脑后猛然暴雷似地一吼，只见一条纯钢龙尾禅杖撒花盖顶地直取而来，女子连忙招架。



121. 他两个，一个使雁翎宝刀，一个使龙尾禅杖，一个棒起处似泰山压顶，一个刀摆处如大海扬波，直搅得天昏地暗，难分难解。



122. 那女子突然说：“不跟你玩了！”转身便走，和尚举棍压顶而来。女子身子一闪，举刀在他眼前一晃，和尚忙躲，不料那女子的双脚掌早落在他的胸脯上，和尚应声倒地，女子手起刀落，和尚脑浆迸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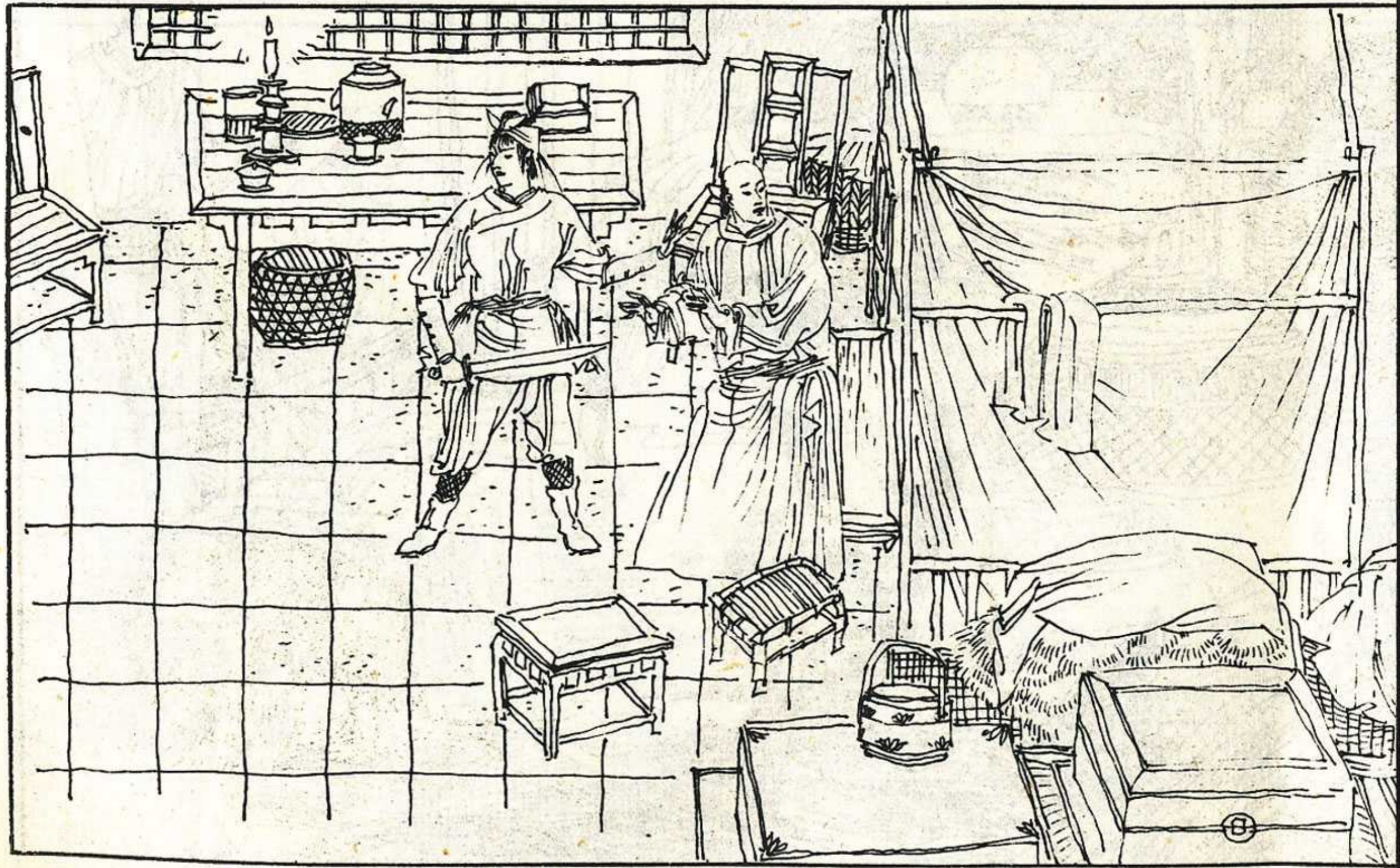
123. 斩尽杀绝了这庙里的凶僧歹徒，那女子忙奔向牲口房。四只骡子正在静静地啃草料，草堆旁卧着两个血迹模糊的人，细细辨认，却是岔道口看见的那两个骡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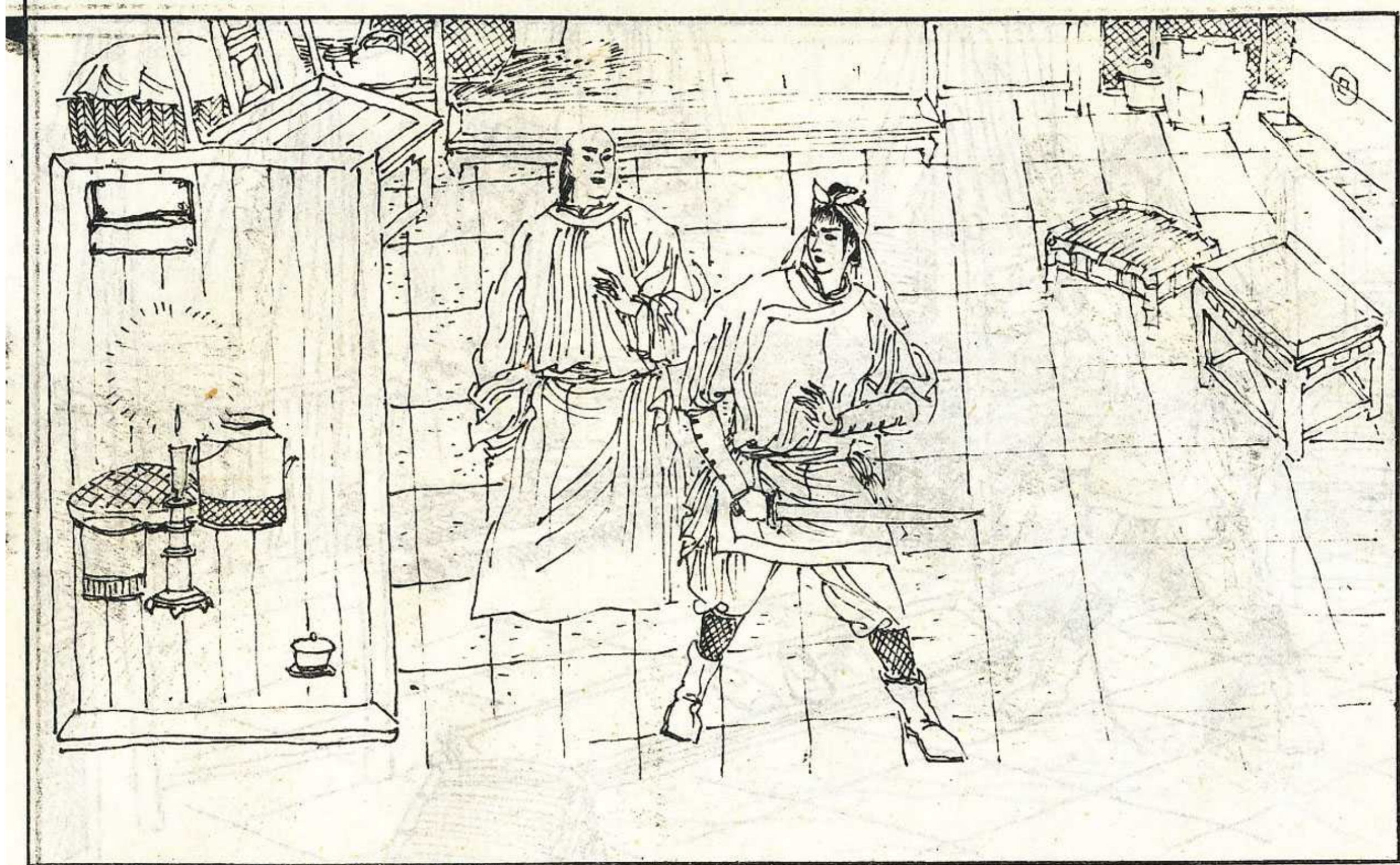
124. 女子点头道：“还有些天理！”用脚清理下草堆，看见有封信，拿起一看，上写“褚宅家信”，回手揣在怀里，这时猛然想起房里那公子不知是死是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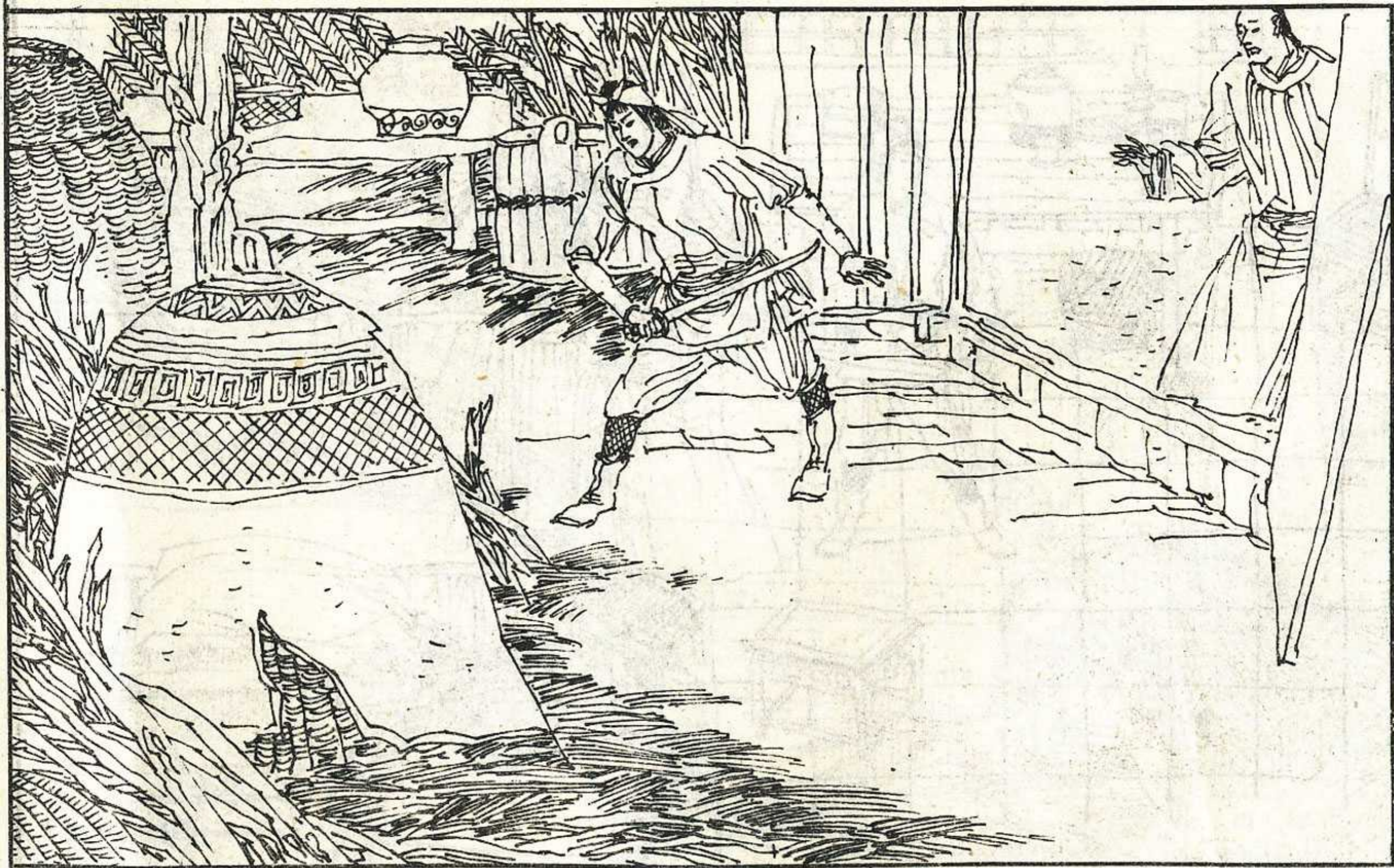
125. 匆忙进房，只见公子还方寸不离地坐在那包袱上，两个大拇指堵住耳门，八个指头捂着眼睛。公子见她回来说：“唉呀！你可回来了，四处都是打斗声。你听，还在喊救命呢！”



126. 正有千言万语要与公子闲谈的那女子，才待开口还未开口，侧耳细听确有一片微弱的哭声：“皇天菩萨救命呀！”哭得十分凄惨，十分悲伤。



127. 女子好不诧异道：“怪呀！庙里的和尚全被我杀尽，庙外高山旷野，荒无人烟，况又是深更半夜，这哭声从何而来？”安公子道：“哭了大半天，刚才还拌嘴儿似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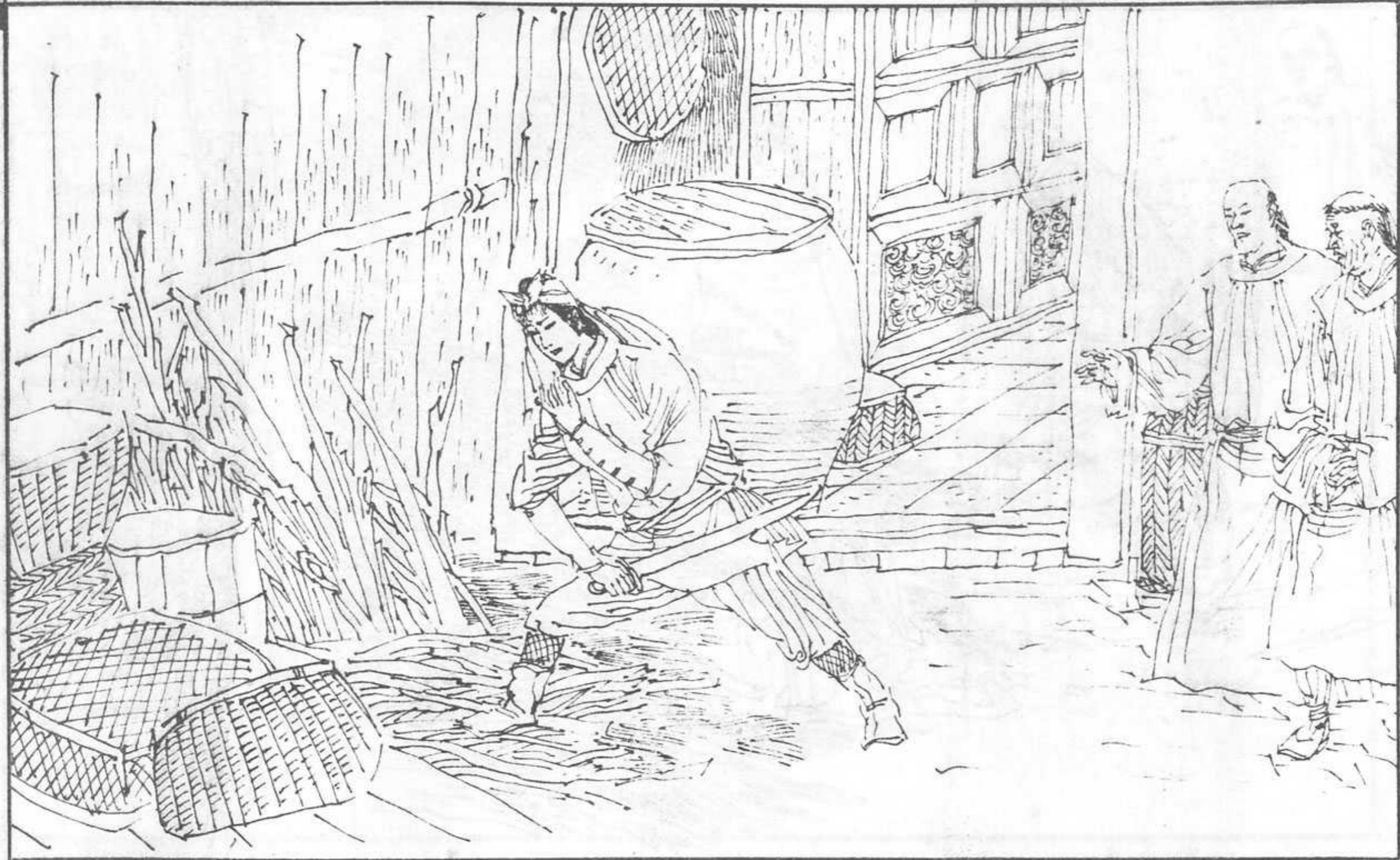
128. 那女子道：“真太怪了！”循声寻找，声音竟是从锁着房门堆放柴炭的房子里发出的。女子断锁破门而入，只见挨北墙的柴垛后有个大荆条筐，筐上倒扣着一口破钟。



129. 揭起破钟，掀开荆条筐，一个五十岁开外的乡下人蜷缩在地下哭泣，见有人前来，纳头便拜救命之恩，并央求道：“快救救我那女儿、老伴性命！”女子忙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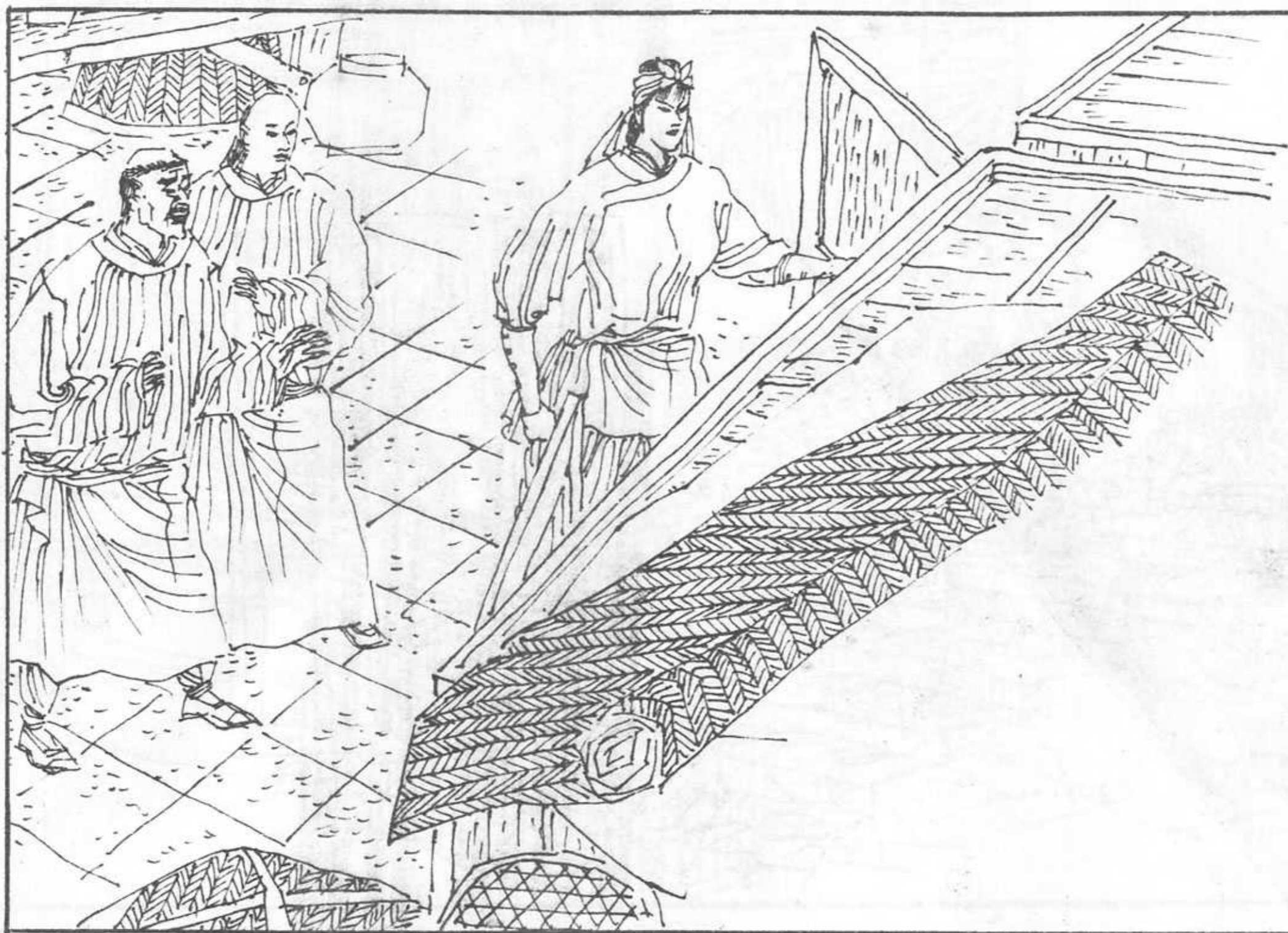
130. 老头说：“大师傅把我锁在这里，谁知把她们弄到了哪儿去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唉！我方才把这庙翻了个遍，不曾见个人影！”老头听了大哭：“天哪，一定是没命了！”女子道：“且莫哭，耐心在这里歇歇，我寻去。”



131. 安公子忙说：“姑娘你听，又有人在拌嘴呢！”女子凝神细听，声音竟是从里间房里地下发出的。可房里除了两个平顶柜外，别无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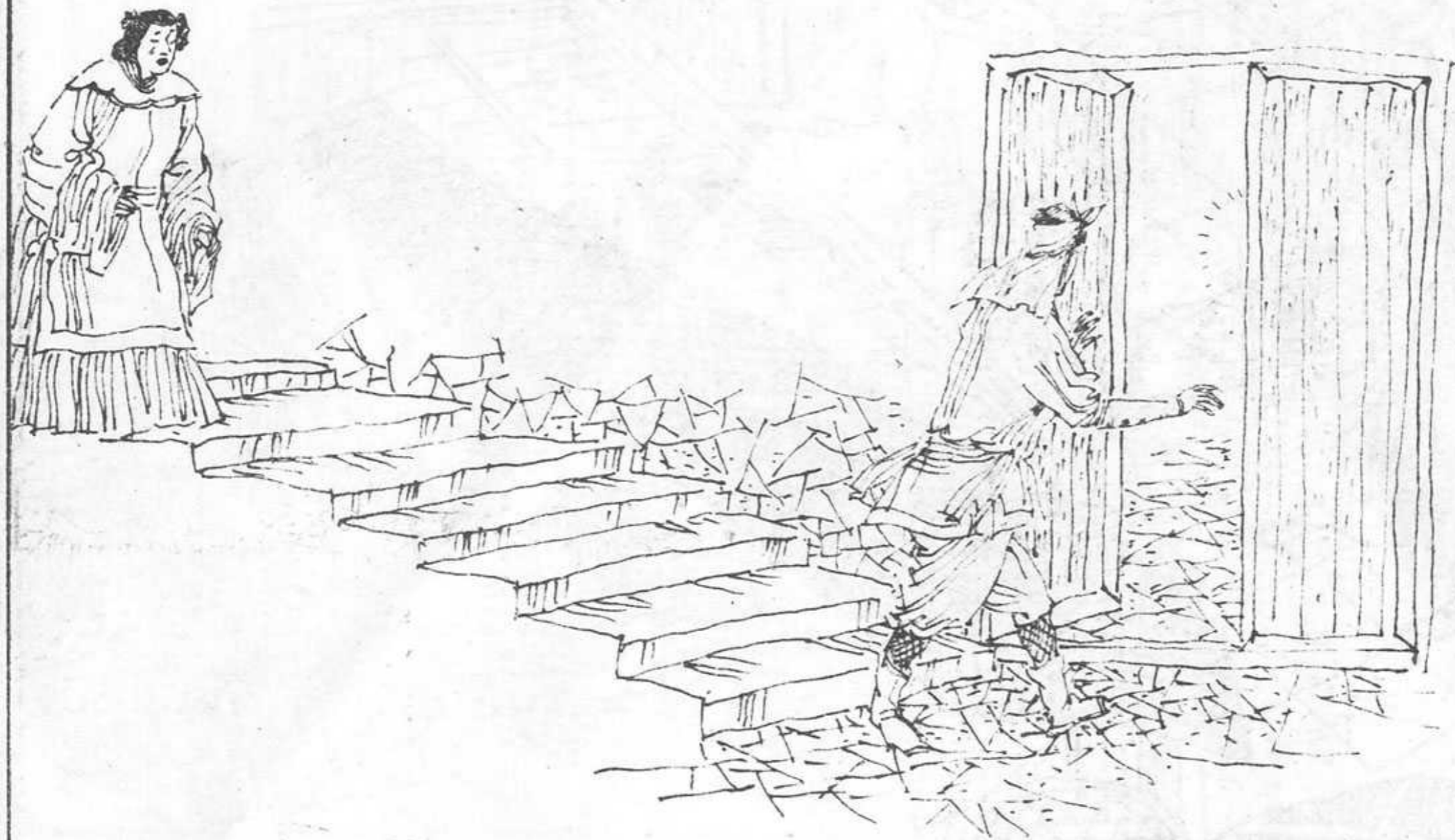
132. 扭开北边锁着的平顶柜，就听见柜子背板后的一个人说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你张口便骂，动手便打，大师傅回来会有你好处的！”又一个说：“不知羞耻的禽兽……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小心说：“儿呀，别骂！我们好好求求……”



133. 那女子早按捺不住，把那背板拍得天响，有人说：“大师傅回来了，看你再骂！”又拍了两下，里面说：“来了，这个夹道里面漆黑。”随着声音到跟前，就听见扯门的锁链响，那扇背板“吱喽”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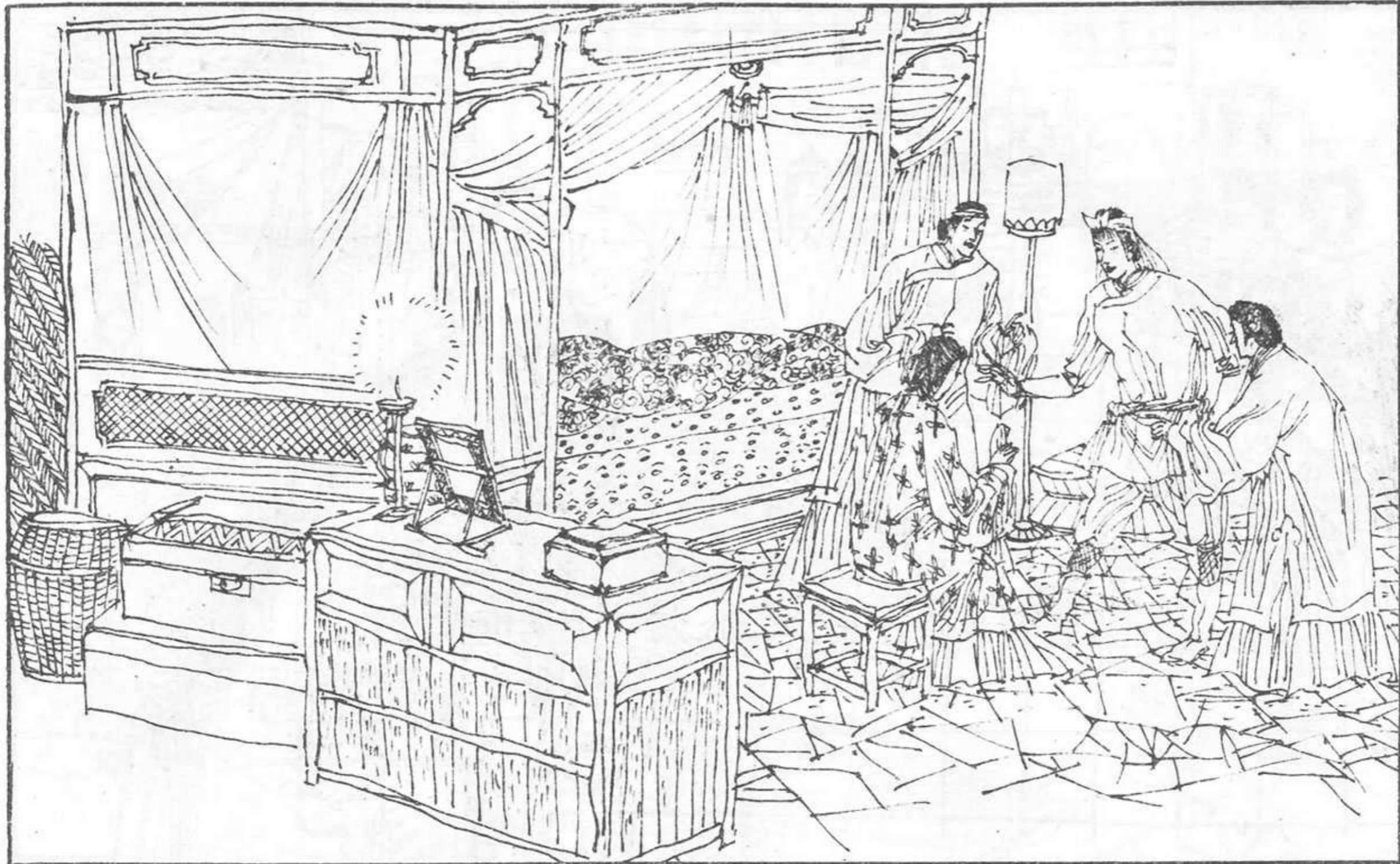
134. 门里闪出一个中年妇人，擦了个石灰墙似的粉脸，一双肉泡眼，鼻孔朝天，怪模怪样地问：“我当是大师傅！你是谁呀？”说着要关门。那女子道：“是大师傅要我来的。”“啊！请往里走，请…”那妇人咧嘴笑道。



135. 女子一脚跨进门，那门原是一条夹道，砌着层层台阶，台阶尽处的小门透出些灯光，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女孩穿件旧月白宫绸夹袄正坐在那里低头流泪，好不惨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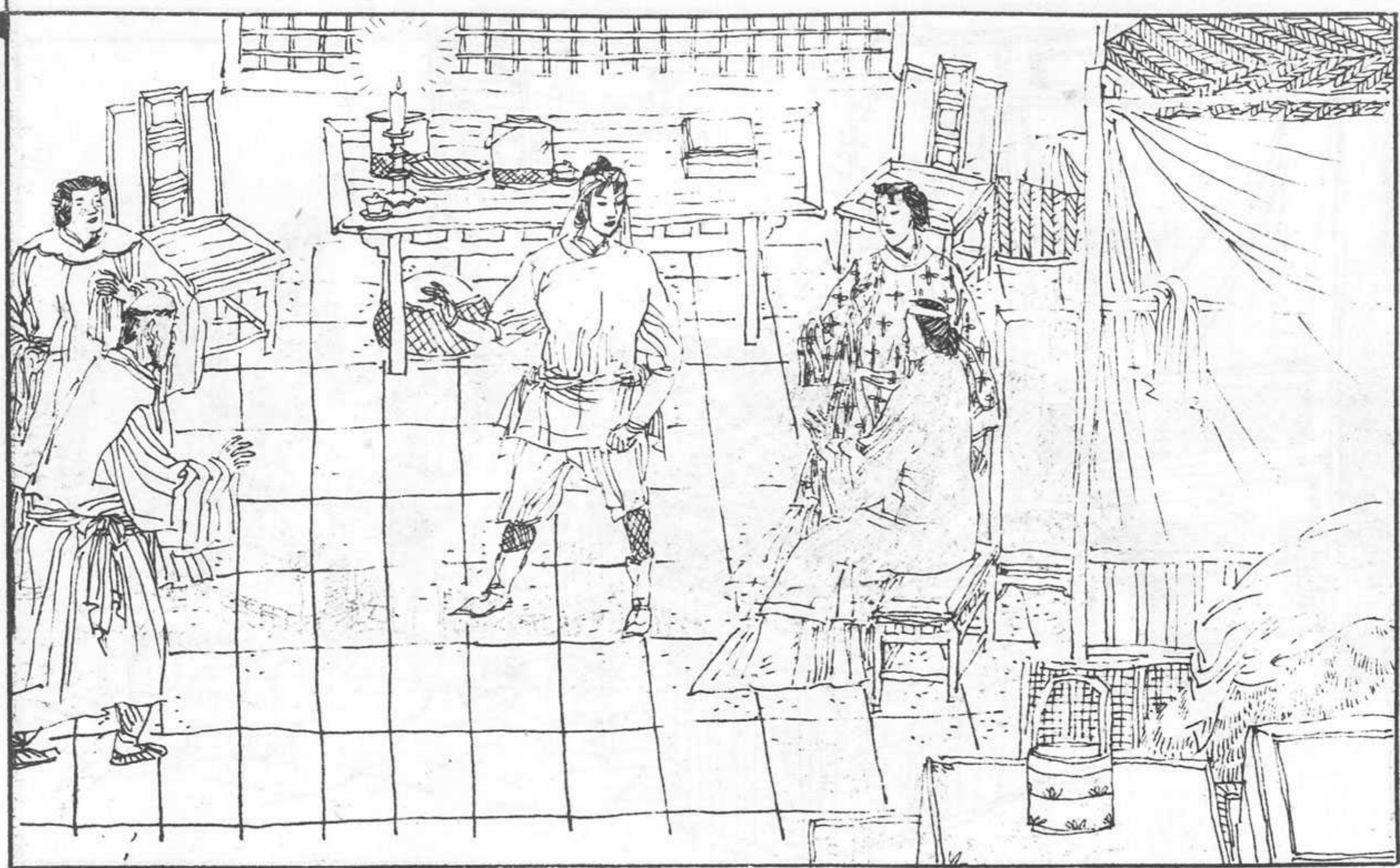
136. 那穿红衣的女子走到跟前说：“姑娘，甚么事如此伤心？”那坐着的白衣女子恶狠狠地道：“放屁！你们干的甚么勾当……”旁边的老婆子忙说：“儿啊，这姑娘是好话。”白衣女子更厉声道：“甚么好话，与强盗通同一气……”



137. 红衣女子反而笑道：“姑娘，你这等吵闹啼哭就没事了不成？”白衣女子道：“成不成是你们的勾当，你作这等无耻不堪的事，还有什么脸来劝说我！”中年妇人见状，指着白衣女子说：“你太不识抬举了，贱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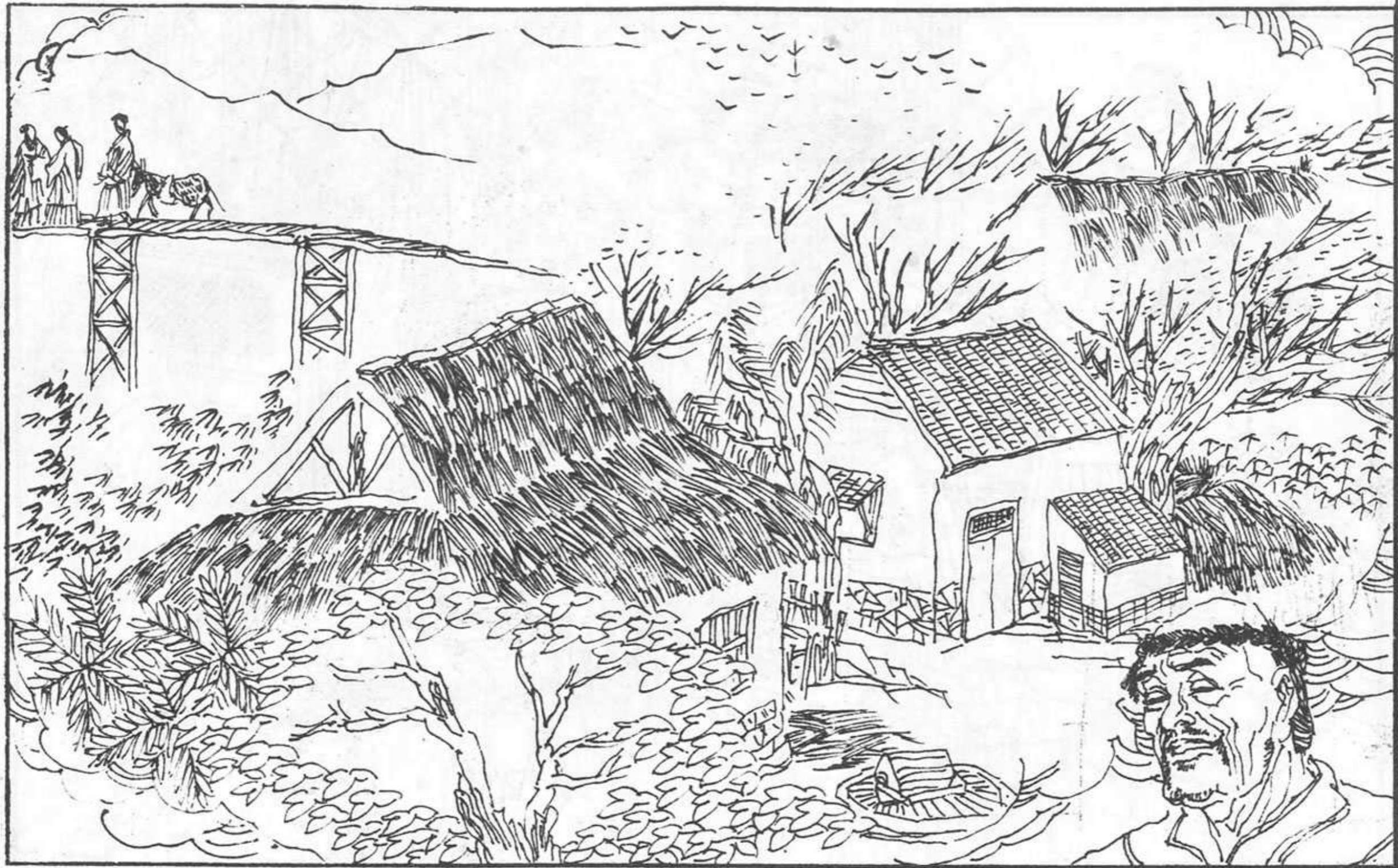
138. 红衣女子兀地对她母子说：“你娘儿俩只顾往外走，离开这儿！”那中年妇人正要阻拦，只见红衣女子用那寒光闪闪的雁翎倭刀在她眼前一闪道：“你小心点！”那妇人只好悻悻地跟着往外走。



139. 走出地窖来到西房, 红衣女子对她母女说: “姑娘少坐, 我请个人儿给你们见见。” 少顷, 一个老头儿跟着红衣女子前来。红衣女子对她母子说: “你娘儿俩且见见这个人再讲!”



140. “呀！”地一声，三人携手抱头痛哭。那老头儿道：“儿，这姑娘是我家的救命恩人！”说着三人都屈身下拜。红衣女子说：“大家坐好，请细细说清你们的情由，我再作道理！”



141. 老头儿定了定神说：“我乃河南人，乡亲们都管我叫张老实。女孩叫张金凤，18岁，从小认字读书干活。我婆子东京人，因河南一连三年旱涝不收，只好变卖房地，想到京去投奔亲戚，做个小买卖。”



142. “不想今日走岔了路，歇在这庙里，庙里的大师傅顿起歹心，要抢我这闺女，我们抢白了他们几句，这位大嫂就把她娘儿俩拉住，大师傅把我推推搡搡地扣在大筐底下。”



143. 那老婆儿哭眼抹泪地说：“这位大嫂把我们拉到地窖里，要我们留下侍候大师傅，女儿只是撞脑要寻死。正闹得难解难分，姑娘你就进来了。”



144. 红衣女子对那妇人道：“该理论理论你的经历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贱姓王，原先当家的死鬼只知吃喝嫖赌，人家大师傅每月支付我几吊钱。当家的死后，我就每天侍候大师傅。”



145. “……呀！今天大师傅见到你们娘儿俩可高兴啦，要我千万劝你们留下。我们庙里主事的爷们三个，今天咱们姊妹也三个，‘刘海儿的金钱垫香炉，各抱一条脚儿’。”那妇人一个劲地傻笑着对红衣女子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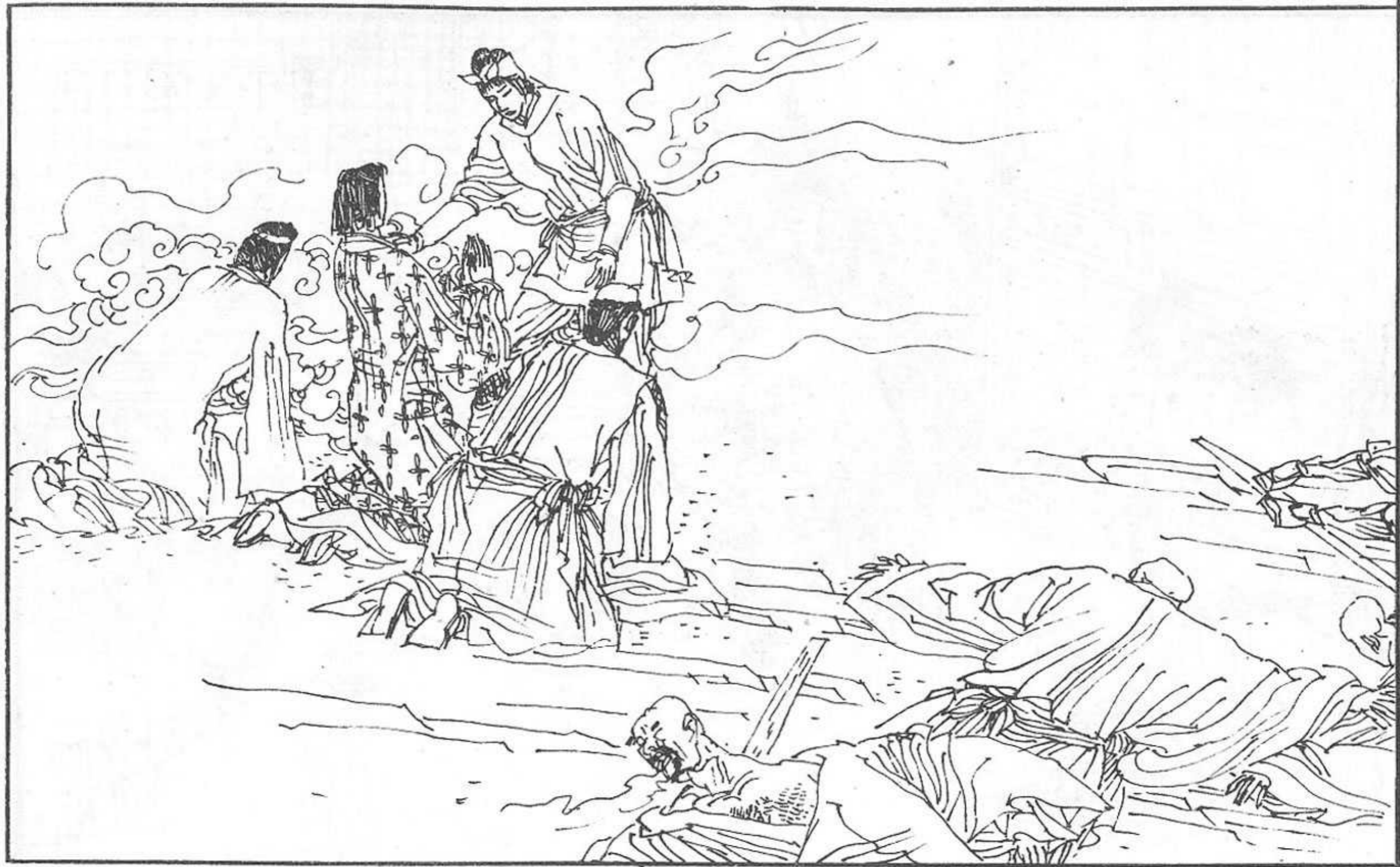
146. 红衣女子本就一腔怒气，听到这等无耻烂言早忍耐不住，只见她拔出刀，从妇人下巴底下往上一掠，“唰”地一声，那妇人的半边脸儿飞上了天。



147. 老两口吓得筛糠似地说：“咋办？要是大师傅回来了咋办？”倒是那张金凤十分痛快地说：“这等禽兽杀得好！”红衣女子大笑：“我带你们看大师傅去！”说罢拖了他们就走。



148. 三人跟着红衣女子外出一看，月光下，满院横倒竖卧一地死和尚。那老两口吓得哑口无言，张金凤赞道：“呀！了不起，世上哪位盖世英雄，来作了这等惊人事业？”红衣女子得意地一笑：“不敢欺，就是我！”



149. 张金凤连忙道：“姐姐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我全家一拜！”那老两口忙跪地拜个不停。那红衣女子搀起他们道：“请起，二老快快请起。”



150. 唯有张金凤跪地问道：“请问姐姐姓甚名谁？怎晓得我等遭此大难前来搭救？请姐姐道个明白。日后，我张金凤生必衔环、死当结草！”红衣女子道：“唉，说来话长！”



151. 大家正要侧耳细听，只见她不慌不忙地叫了声：“安公子，安公子过来！”安公子回答道：“嗯，来了！”安公子来后，四人相互作揖行礼，分开坐了，静听红衣女子说话。



152. 红衣女子说：“我贱名贱姓，不消提起。我今日到此是为了救一个人，却不是前来搭救你们的。”说罢，把手一指安公子道：“我可是特来救你安公子的，你知不知道，明不明白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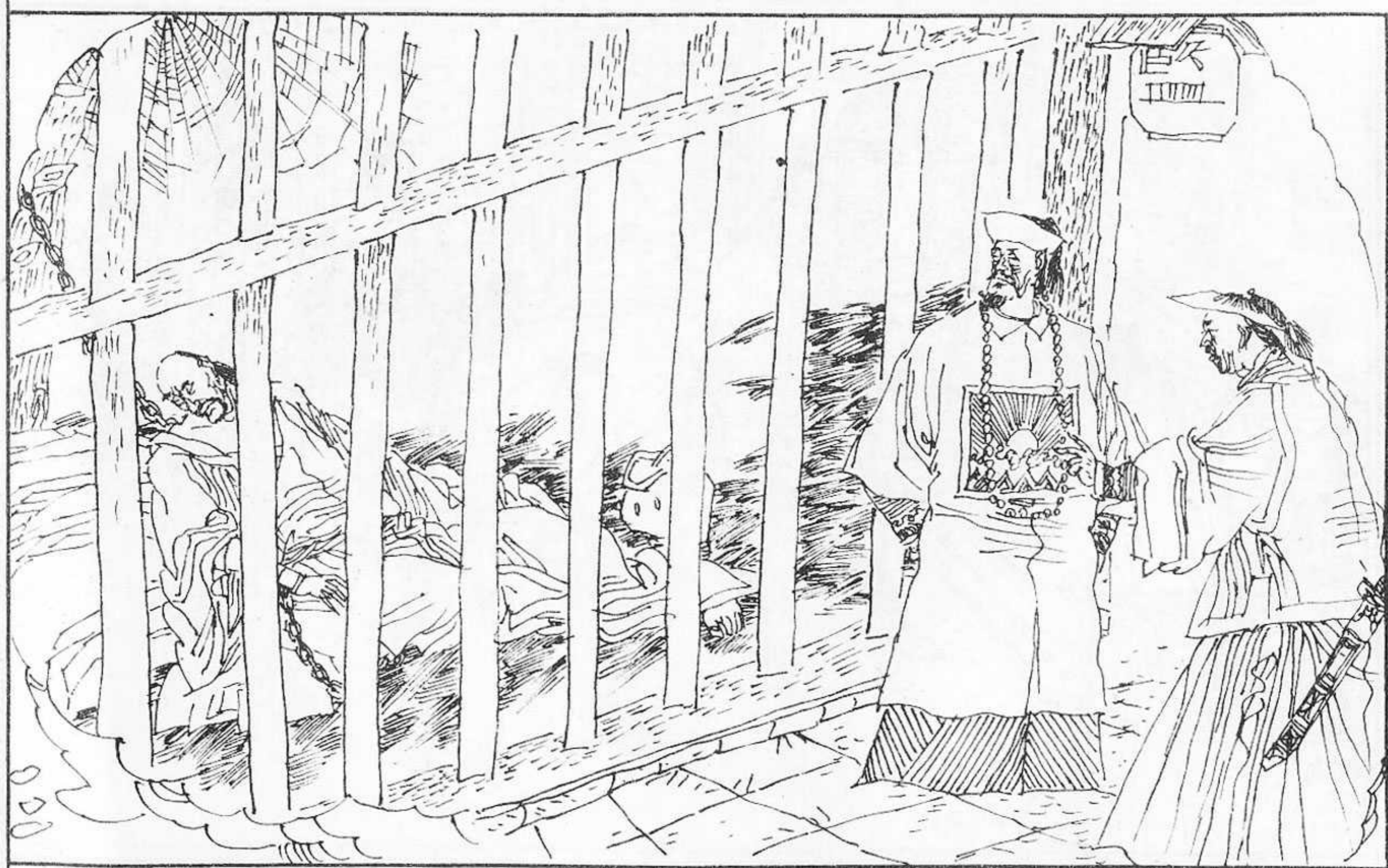
153. 安公子连忙站起来说：“我误信人言，自投罗网，若不是姑娘搭救，早已命归黄泉。只是不知姑娘为何一直赶到此地前来救我？求你说个明白，再求留下名姓，日后再容图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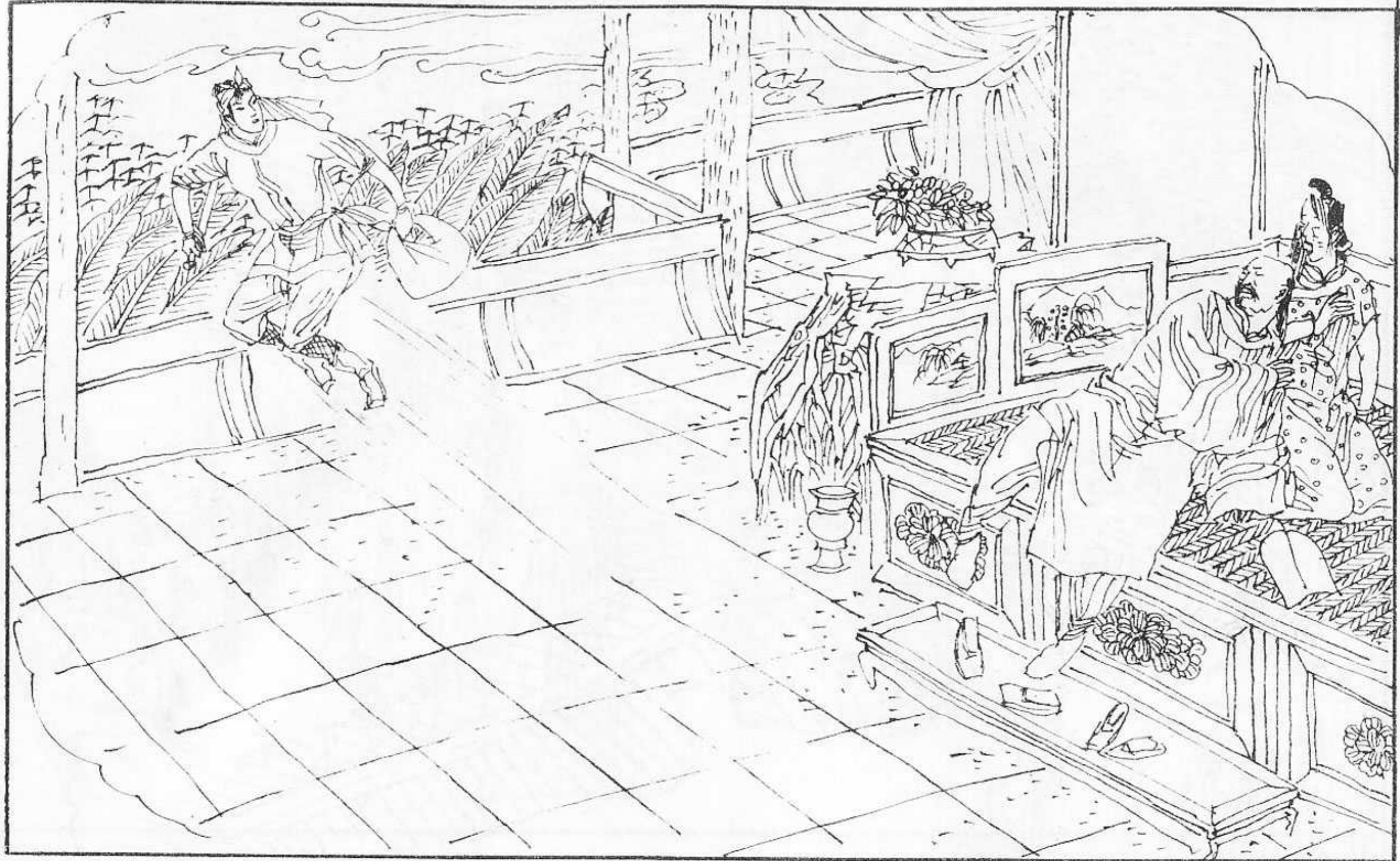
154. 那姑娘说：“你明白我救了你就行了。不然，你三条命也没了。我从不图什么报。我的姓名也不必问。但凡知道我、认识我的人，都称我十三妹，你们就叫我十三妹好了。”



155. 大家听了，都称她“十三妹姑娘”。只有安公子想了想说：“姑娘这个称呼是九十的十，还是石头的石字？”十三妹道：“哪个字都使得。”又长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可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我父亲曾做过朝廷二品大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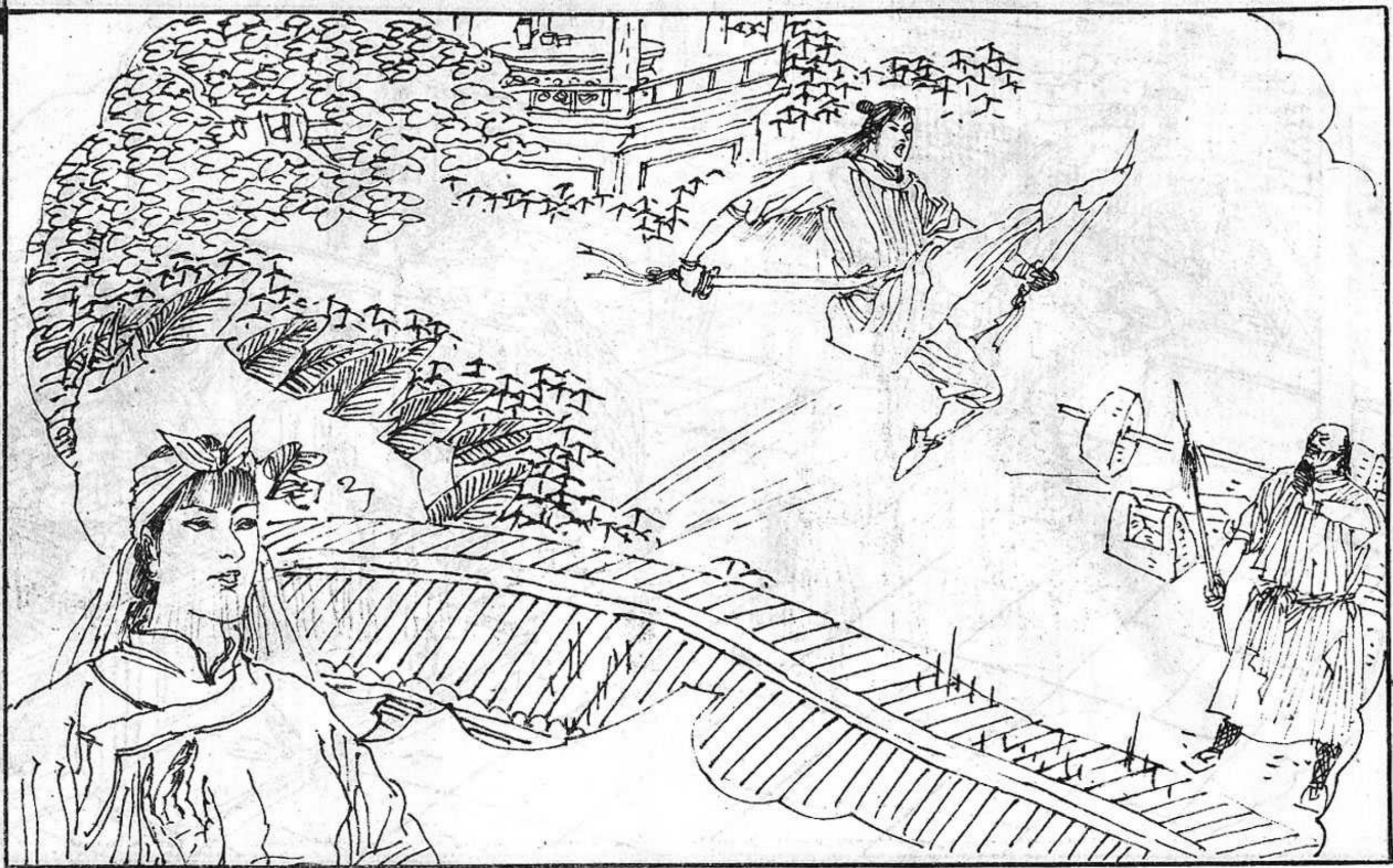
156. 安公子道：“姑娘，既是位大家闺秀，怎么来到这里？”十三妹道：“我父亲因我的事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，那厮终于寻个缝子，将我父亲革职下监，使我父亲冤死狱中。”



157. “那时仗我这刀这弹弓不是取不下那厮首级，但父母仅我一个女儿，老母还要奉养，还怕那厮株连，只好远走他乡，凭着这刀、这弓，寻找些没主儿的银子奉养老母度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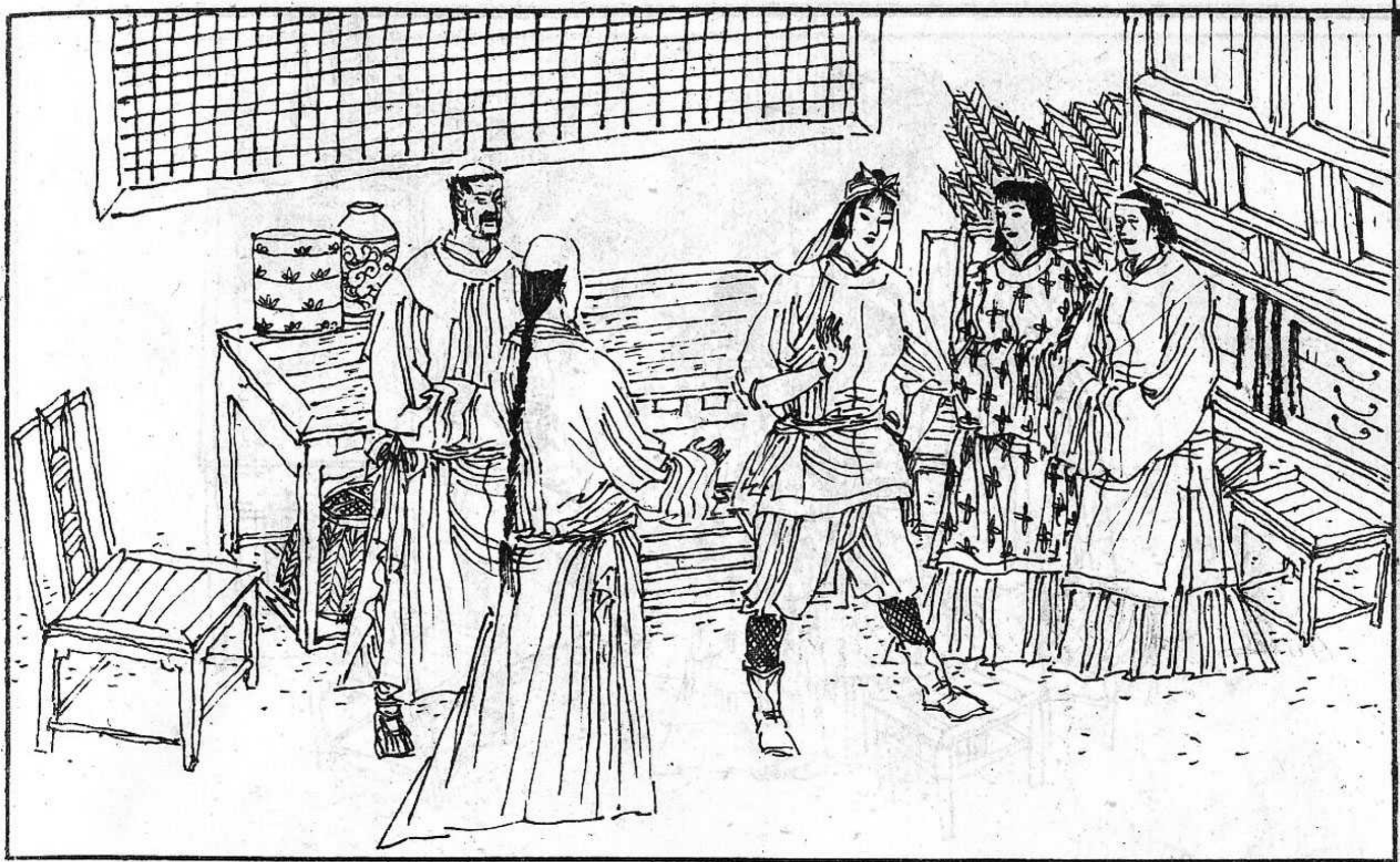
158. 安公子听了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世间怎有个没主儿的银子？”姑娘道：“没主儿的钱，就是那班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百姓的钱，我叫他们双手奉送，他们便叫我做‘女强盗’。”



159. 张金凤问道：“姐姐这等娇娜娜的模样，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，怎生有这般本领？”十三妹道：“我父亲从小把我当男儿教养，日夜操练刀剑枪法，十八般武艺。只是一些绝招儿是家传口授。”



160. “我师傅是位老英雄，赠了我这匹日行五百里的驴儿，若遇见歹人怪事便咆哮不止，真真是个神物。如此任我所为，就把个红粉的家风，作成个绿林的变相。”听得张金凤嫣然一笑，张老夫妻点头咂嘴。



161. 十三妹对公子说：“我倒要请教公子，你我在悦来店临别时，我一再嘱咐你等我回来再走，你不候我回店就仓猝离去，又怎么到这破庙里来的？”



162. 安公子愧疚地说：“姑娘，你当时的话，我始终半信半疑。”便将一路的经历详细讲给姑娘听。



163. 十三妹说：“你好不明白，那所谓欺负你的畜生，正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的骡夫，倒是你的勾魂使者！”安公子听罢大惊失色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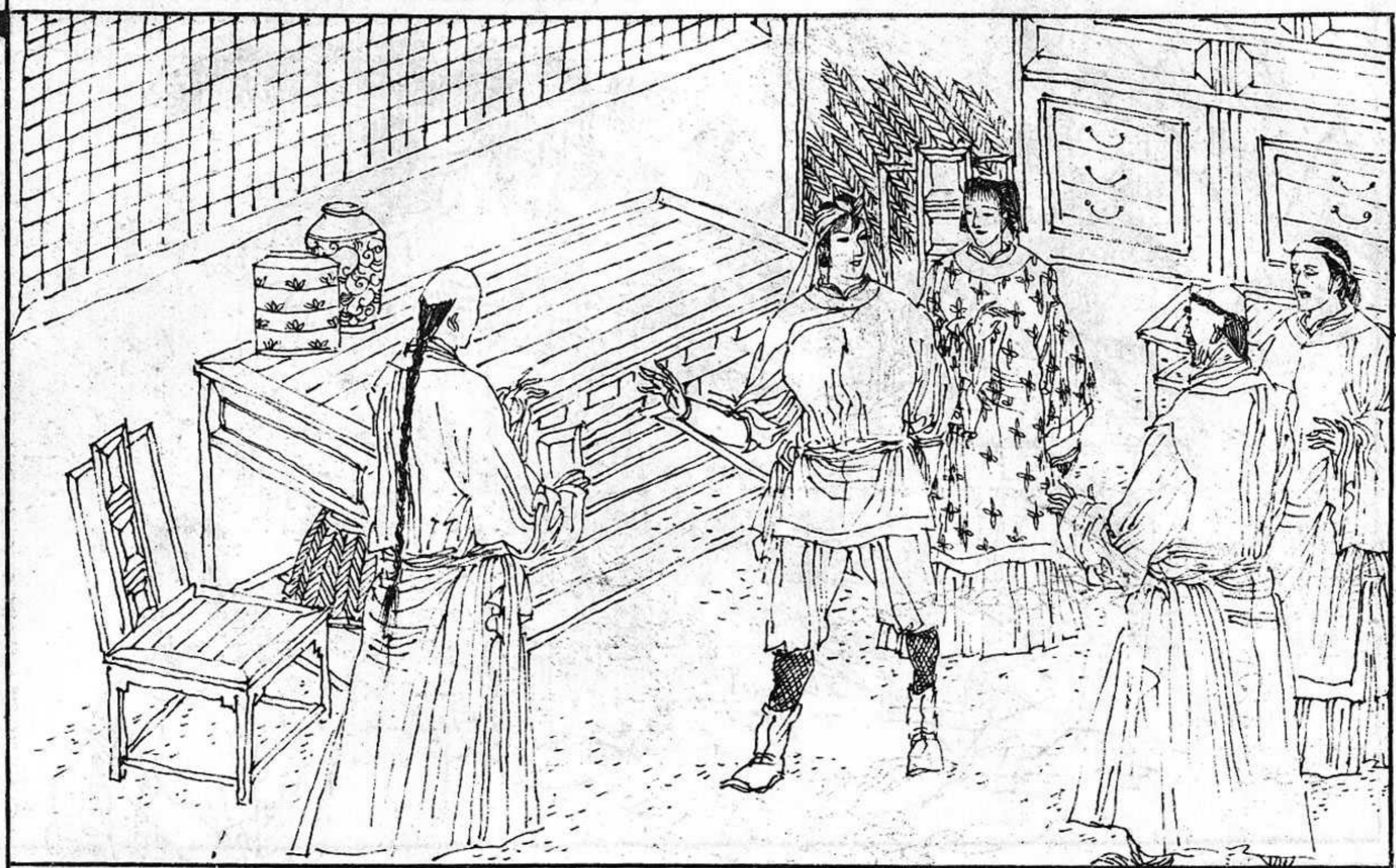
164. 十三妹道：“我那日偶然出来，在岔路口遇见两个人说‘咱们设法把他那三千两银子弄来使使’的话，就把牲口绕到山后，打听清楚了这桩谋财害命勾当的来历。”安公子问：“那究竟是两个甚么人？”



165. 十三妹笑道：“叫你知道，就是你要感激的那两个骡夫！”说着，便把两个骡夫怎的商量不去送信，怎的赚公子出店上路，怎的想到黑风岗把他推到山涧，拐走银子的事说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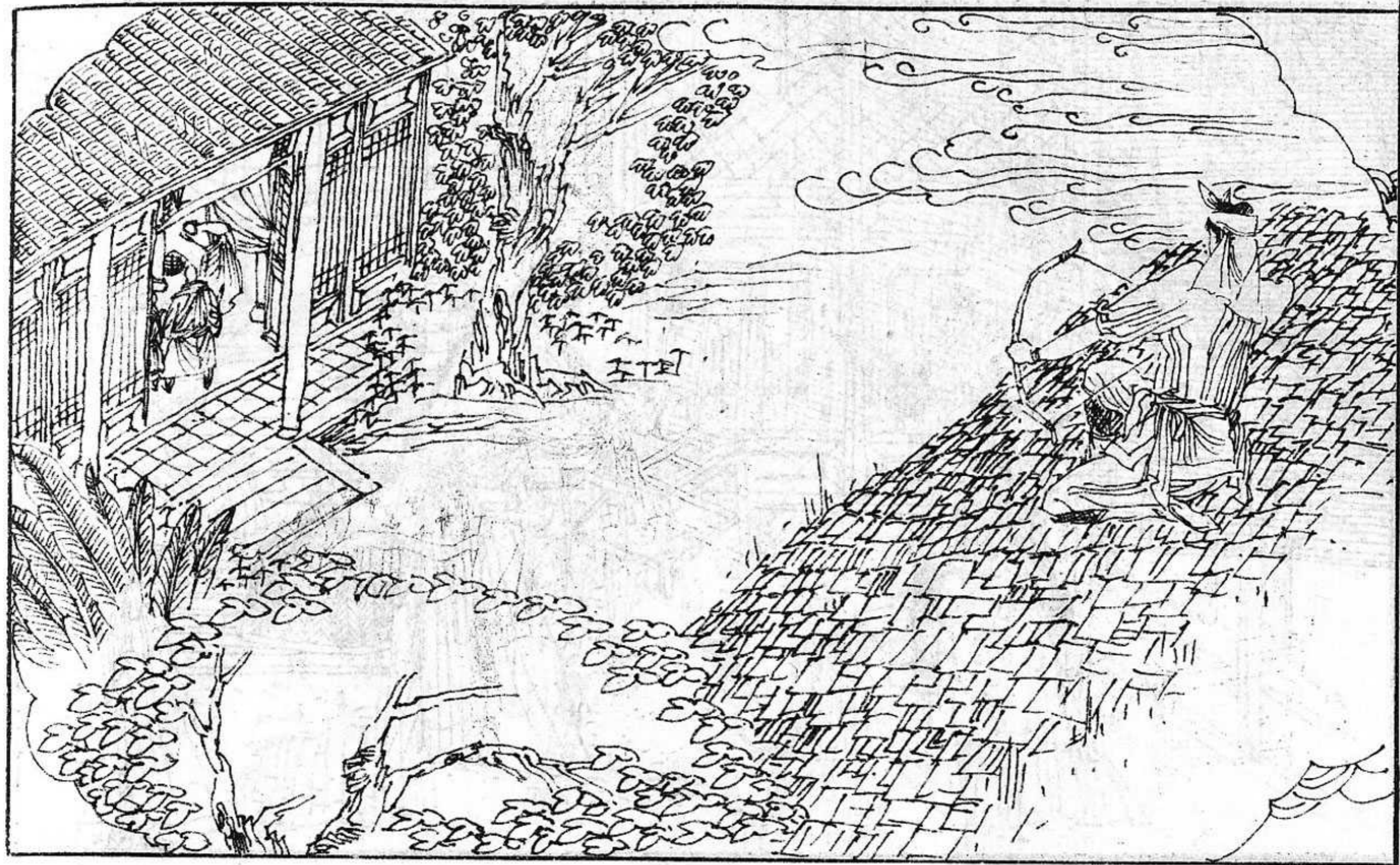
166. 安公子如梦方醒，吵着要去杀骡夫。十三妹说：“不用你费神了，早就被这里的和尚杀了！”接着从怀里掏出给褚一官的信来，安公子接过信来连说：“有天理，有天理呀！”



167. 只见十三妹又向张老夫妻说：“我和安公子从不相识。访着安公子后，方知他是正人君子，是孝子，听到他父亲的委屈，与家父的冤枉大略相同，动了个恻隐心，便想救他这场大难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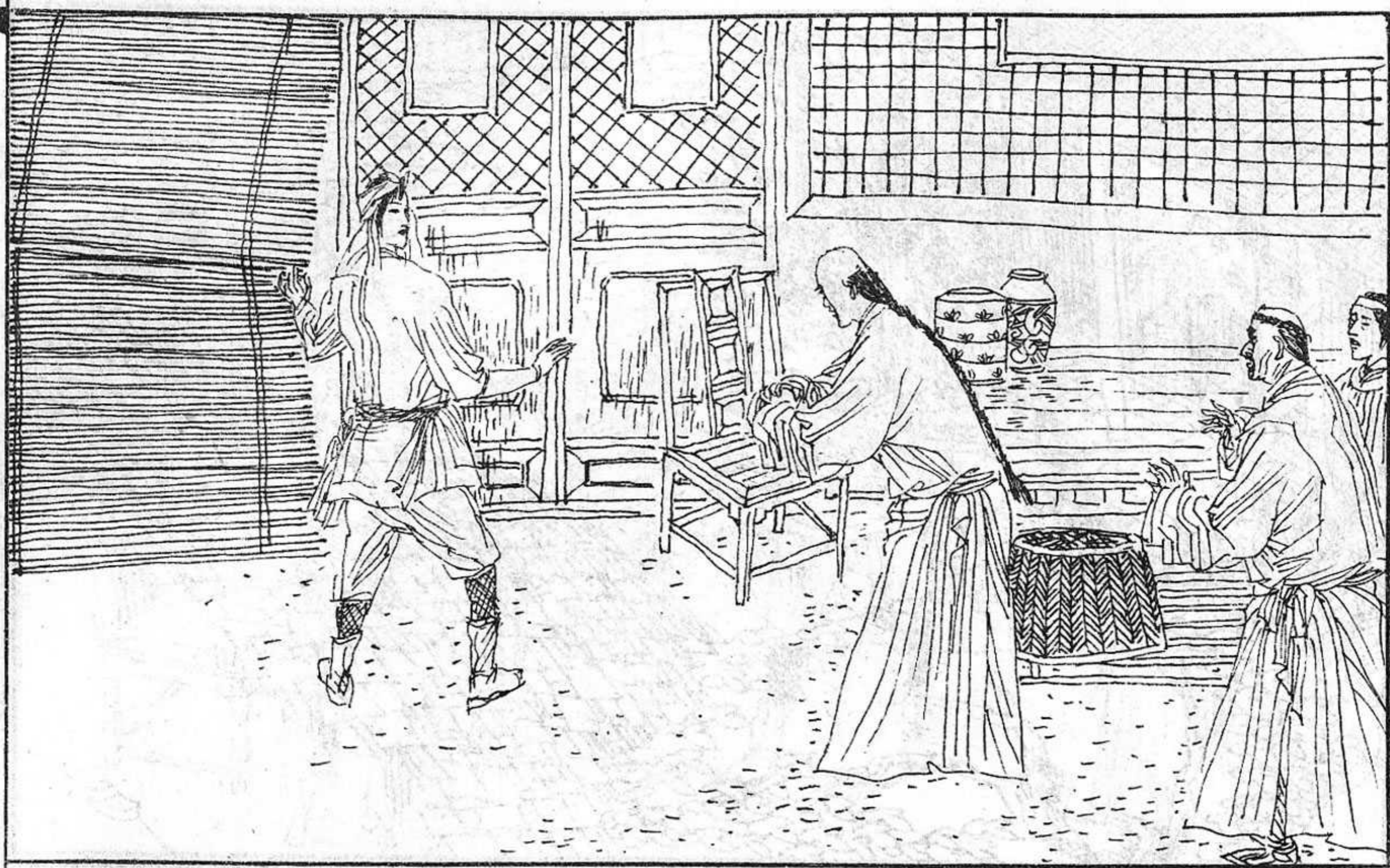
168. 又回头对安公子道：“为了使你父子团圆，人财无恙，我返回悦来店不见你，怕你凶多吉少，就一路跟踪前来。这庙里的和尚的所作所为，我早晓得，心想不妙，你即使不遭骡夫暗算，定也逃脱不了恶僧的明劫。”



169. “一到能仁古刹前，那庙门紧闭得铁桶般，上得屋来，只见东西两院一片灯火，灯光下见那凶僧手执尖刀对你，急忙放了两个弹子，结果了他们狗命。安公子，我可不是为你的银子而来呀！”



170. 说到这里，回头向张金凤叫了声：“妹子，你看，我可是特来救安公子，不是特来救你的。”张金凤说：“话虽如此，要不是姐姐到此，哪个救我一家性命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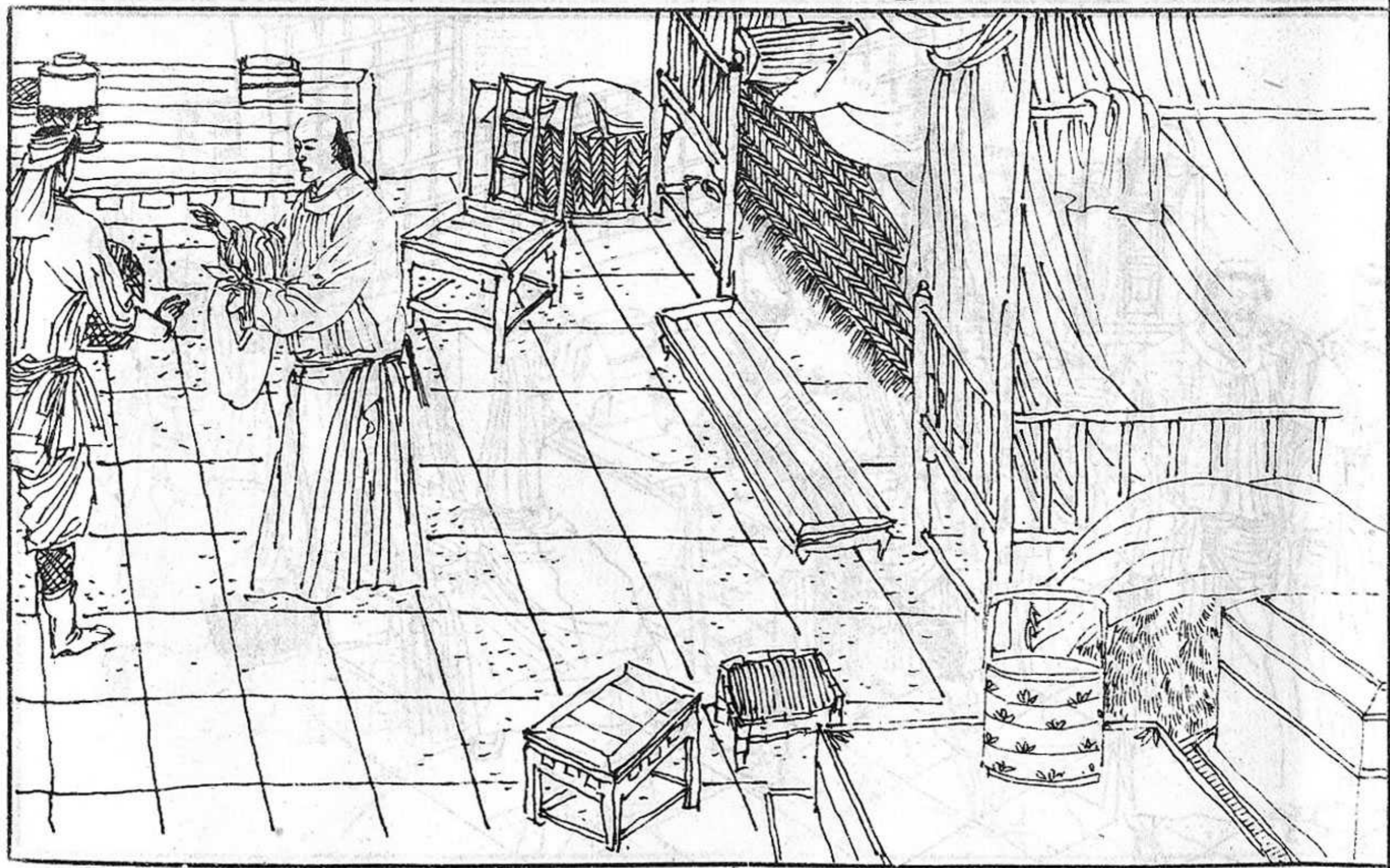
171. 此时安公子闭口无言，只有垂泪，半晌才说：“姑娘真乃神人，我安骥对你是五体投地了。”说罢，又要拜下去。那十三妹只将身子一闪，迈步出门。



172. 安公子一见慌得手足无措，张老夫妻更没主意，只有张金凤抢步到十三妹面前，跪地双手拖住十三妹说：“姐姐哪里去？此时你是去不得的呀！”安公子同张老夫妻也一同苦苦哀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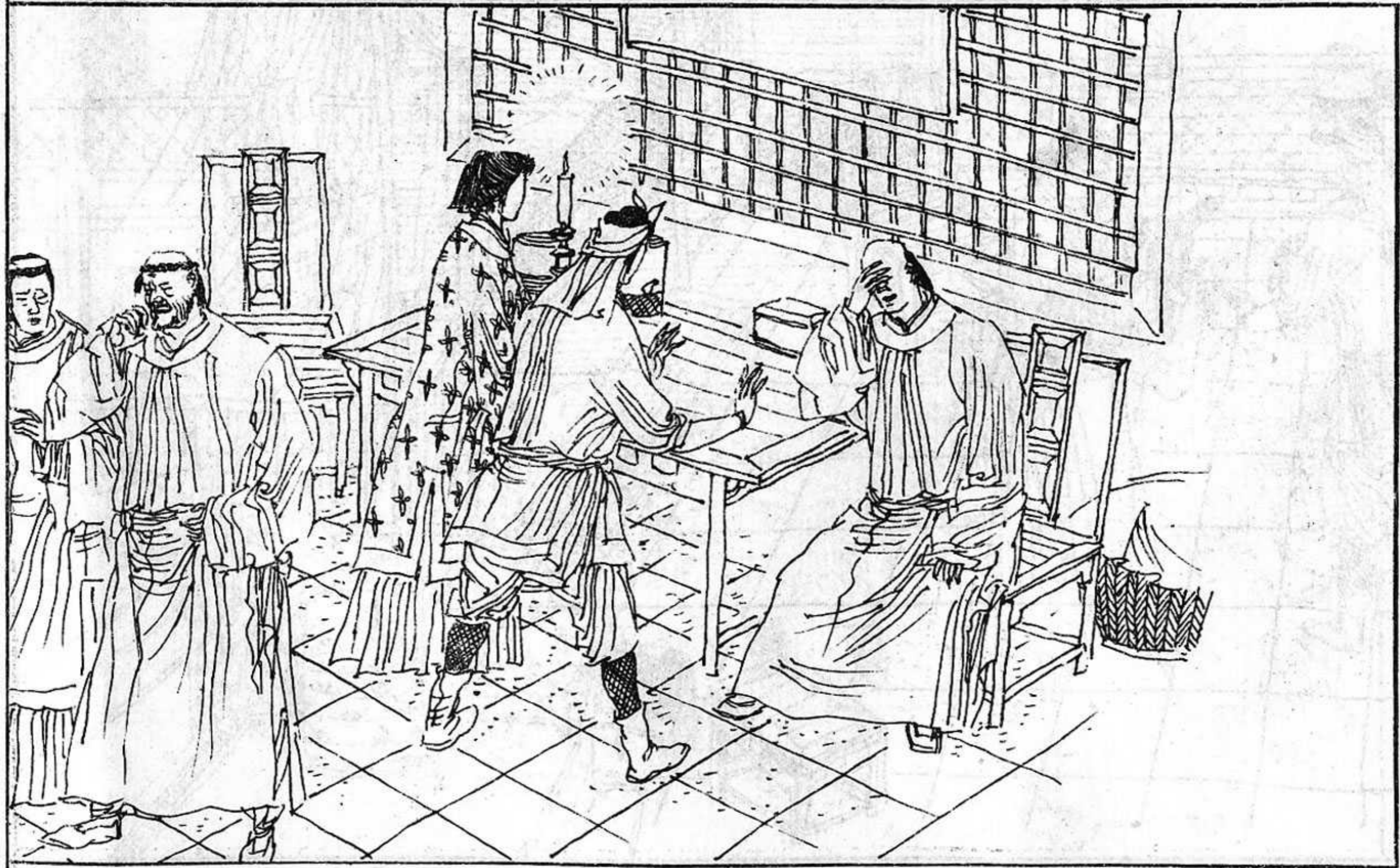
173. 十三妹道：“去哪里？这里被我闹得血溅长空，尸横遍地，我甩手去了，不是害了你们吗？我是去拿炕上的那个黄包袱呀！”



174. 安公子连忙爬到炕上，双手抱起黄包袱送到十三妹面前说：“姑娘，这包袱我听你说得要紧，一直紧紧地抱着，生怕有个失闪。今物归原主，请姑娘查看。”



175. 十三妹道：“这东西是给你的。为了令尊太爷官项费用，我借了住在二十八棵红柳树那位老英雄的二百两足色黄金，约值三千两银子。”安公子见十三妹如此深心厚爱，顿时泪如泉涌。



176. 安公子抽噎着向十三妹说：“我安骥虽有七尺之躯，你叫我今生今世如何报答！”说着便呜呜地哭起来。张老夫妻、张金凤三人见了，也在一旁擦抹眼泪。



177. 十三妹道：“不必如此！天下资财是公共的，只要用得得当。这三千两银子成全了你的孝心，维护了老太爷一世的清名，也就用得是地方。况且我还有人奉送那‘没主儿’的钱，何必这等较量。”



178. 该要上路了，十三妹却打量这四个人：一个是瘦怯怯的书生，一个是娇滴滴的女子，张老夫妻又是一对乡愚。路途险恶，这四人如何行走？



179. 十三妹拉着张金凤走进厨房扯起家常来，问她读过甚么书，学过活计不成，有了婆家没有，谈到婆家，张金凤总是低头含羞不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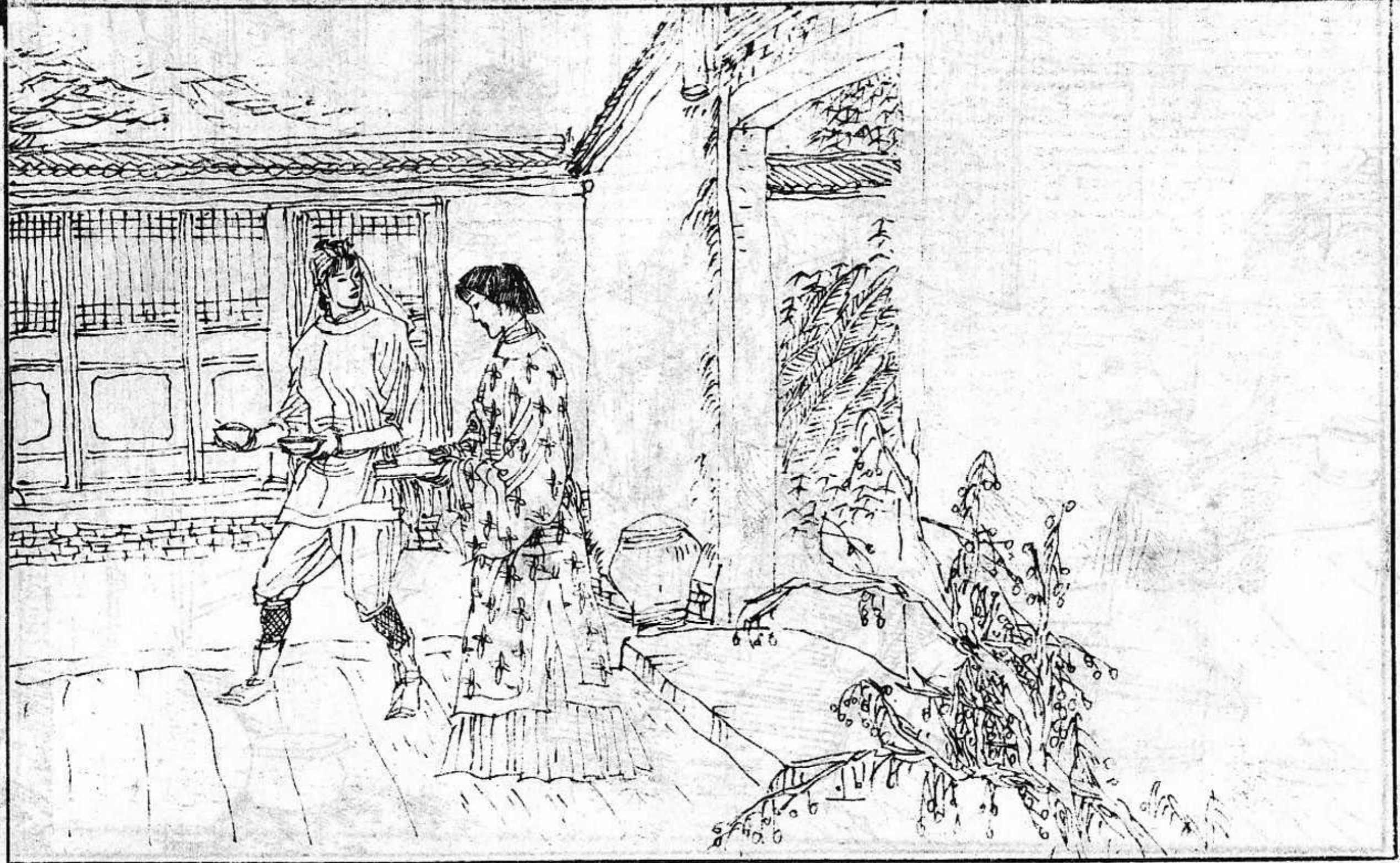
180. 十三妹急了：“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礼，臊什么，讲呀，妹子！”张金凤红着脸小声说：“还没有呢。”十三妹道：“妹子，这么大年龄怎么还没定？是什么缘故？”



181. 张金凤道：“只因我爹妈无子，想要招赘。我叔临危嘱咐：‘定要拣个读书种子。’因此不曾定亲。”十三妹沉思会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妹子，姐姐给你做个媒，提个亲如何？”



182. 那张金凤想到此时此地的情况，忧伤地说：“路途之中，如何提得这等事？”十三妹小心地说：“眼前的安公子如何？门户、模样、人品、心地还配得上妹妹罢？”霎时羞得张金凤面起红云。



183. 那张金凤此时被十三妹这么一问，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，胸口像小鹿般地乱蹦。说道：“这事要爹妈作主，姐姐怎生的只管问起妹子来？”



184. 聪明绝顶的张金凤想，要论安公子的才学人品那是顶上等的，于我张金凤是百年难遇的良缘。只是十三妹自己为何舍痛割爱呢？于是反守为攻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的终身大事呢？你对安公子……”

中国四大古典侠义小说

侠女十三妹·绘画本

原著 文 康

改编 笃 初等

绘画 戴友生 武凯军等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1.75 字数: 80,000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14-1184-1/A·90 定价: 13.40 元